





線 戰

現代創作叢刊

4

戰線

黑炎
著

現代書局
版



3 0538 7711 8

序

就僅是二十多年來底飢饉的中國，混戰的鎗礮聲幾乎沒有間斷的爆響於全境，二十多年來還是一樣地聽見勞苦者羣互爲發着肉搏的呼喊；這不僅反映帝國主義者與資產者底剝奪的罪惡，同時還明顯地現着封建社會底軍閥地主對勞苦者羣的殘害。

這混戰的結果，被逼到戰地用武的兄弟們，逐漸深悟到：是誰唆使我們去屠殺；我們互相是殘殺了誰個；而我們又該殺那個仇敵……

上次世界大戰過後，世界的勞苦者羣早已認定這次戰爭的特性，是資本主義爲競奪市場挽救經濟衰落的侵略戰爭；而中國二十多年底軍閥混戰，更使中國的勞苦者羣，認識了這是帝國主義者爲欲加速其對中國的經濟侵略，爭着利用軍閥以爲侵略的工具，使軍閥爲地盤與少數人利益而混戰。所以在上次世界大戰後，已產出不少反戰的作品；而在我們這飢饉的中國，二十多年底軍閥混戰，無可避免的也反映到文學上來了。

『戰線』所描述的全部，是以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間的戰爭爲描寫背景，書中所述的一切，都是那時代中多面的真實，作者不敢虛構和掩飾。然這僅是作者個人生活所實踐到的，從中或許有不少缺漏的地方，這是作者希望我們的兄弟們再去補述的。

拙作除了描述當時一部分戰爭的慘劇外，極想把這用武的兄弟們所過的是什

麼生活，坦白地告訴與大眾：這世界底勞苦者羣中，還有這一類型的生活，以及我們爲
土地的農民，爲饅頭的工人……

一九三三，三，二十四・黑炎

857.7
S15

戰 線

尖兵在坪村和敵人接觸的時候，大約是黎明五點鐘之前後吧。因為我們不是在前衛，也不是在大步隊中；卻是走得最慢的礮兵隊裏。所以這回進攻是什麼時候和敵人接觸的，我固然沒有確實的知道，不過在天色剛剛要發亮時，我們正預備離開昨夜的宿營地那裏，便遠遠聽見坪村附近的密林裏響着不少的步槍聲了。

在昨宵所宿營的地方，祇留着全軍的炊事兵和輸送隊……；但其他一切的部隊都在黝黯中的田野上摸索地趕上前線去了。不消說，我們這些笨重的礮兵自然走得落於一切步隊之後，也是同樣的在那黝黯的田野，提着幾尊『七六二』的俄式山礮，跟着大隊伍的後面開往前線。

這時候，天色破曉了。在我們已經走了七八里路的光景，那些在途中雇來挑礮彈的伙子便開始脫逃了，但有些逃不了的不肯再走，甚至躺下地上痛哭，哀訴，打滾。雖然他們的身上已經挨了不少迸出鮮血的鞭痕，但仍不肯跟我們上火線去；更有一個叫做『小伙子』的，他說他自己還有老娘活在家裏，也不肯到前線去，並且他還要求連長發他五天的工資。這『小伙子』在這些伙子們的哭訴當中，是一個哭得最大聲的孩子。結果他祇有得到我們的連長，拔出一桿手槍向他的腦袋射去。於是他僵倒在地上不再痛哭打滾了。其餘的伙子們，我看他們也怕遭了這『小伙子』同樣的運命，大家便趕快把礮彈挑起來。

我們這四個同班的弟兄，同提着一架『後架』，雖然這是全尊礮最輕的東西，但我已經覺得異常喫力了。我的喉裏一面在喘着氣，眼睛注視着那崎嶇不整的路面，耳朵漠然的聽着官長們的咆哮和催促；但腦袋裏卻在凝想着：當我們在蘆河村宿營的

那天晚上，我們這排士兵正睡在這『小伙子』的家裏。他那卑陋的房子幾乎給我這排弟兄佔光了，可是他的老娘一點也不氣的還拿了許多稻草給我們烤火。當我們要睡的時候，那老婆子跼促地走近我們的排長的前面，深深鞠了一個躬：

『排長先生！那老婆子說，『我這個孩子可以跟你去當兩個月兵嗎？』

『可以的，』排長愕然地望着她，『他願幹什麼？』

『當什麼才賺得多洋錢？』

『伙子五角錢一天，好麼？』

『五角錢？』她驚悅地提起自己枯縐的手伸出五個指頭來，給這偶然肅靜了的屋裏的一陣斷片的反響。

這不僅使我們驚訝了，就是我們這個極其兇惡的排長也覺得希奇起來。因為我們向來沒有瞧見過一個母親願意自己的兒子跟軍隊去當伙子的，但後來那個老婆

子告訴我們說，她的孩子太淘氣了，前幾月他和田主家裏的伯伯吵了回來，便沒有工作了，光是在家裏吃了幾月，但這時候快過年了，沒有洋錢那真要餓死，所以她的孩子要跟我們當兩個月伙子，好賺錢回去。末後，那老婆子還誇張她的兒子說：『別要看他年輕，大礮也可以提得來的！』

我們迂曲地在田野上再走了三里路的光景，已距離火線不遠了，駭人的流彈不斷的飛過我們的身邊。當走到一座小丘的時候，我們便停住了，跟着全連的礮兵都躲在這小丘的後面。班長們聽了官長的命令，忙把一架架礮配上，和裝上射出的儀器；這時候，祇靜待着實彈射去。

這礮兵陣地是在這丘之後，前面有一叢稠密的枯林，可以掩蔽礮兵陣地的全部。士兵和伙子都一起躺在這小丘之下的一片枯草上；不過他們是被我們監視着，這時大家都躺下枯草上，擁作一團，動也不動。

連長觀察了很久，纔開始喊出口令：

『——開花彈！』

『目標——敵人散兵線！』

『方向角度盤——一〇〇二！』

『水準器——一〇一！』

『表尺——二〇五〇米突！』

第一礮手同樣復誦地嚷喊了一遍，連長的臉似乎緊張起來，再張開他的大嘴：

『預備——放！』

一發發的礮彈大概在敵人的散兵線撞炸了，這時畢爆畢爆的槍聲加緊的密放。

我和漢東躺在一塊兒，悄悄聽着前線的槍聲和清晰的號聲。然而，這些疲乏的伙

子，他們不管礮聲是如何地震動而刺耳的，祇是提起雙手掩住他們的耳朵，和互相擁

在一起闔上他們的眼簾。

『你真的不要睡一忽麼？』漢東說，『明天那裏來的力去提前架？』

『睡不熟的。』

雖然他是說我不睡，但是他的神經也是同樣的麻燥，總之也是和我一樣在癡想吧。

『你有妻子沒有？』我突然地問了。

『有的。』

『還在家裏嗎？』

『早已逃了。』

『爲什麼？』

『我養不活那要吃飯的老婆。』

「她在家里不好過活嗎？」

「當然，至少要靠一個養活她的男子。」

「那麼，她就已經做了別個的妻了？」

「……」漢東點點頭，好像不願意我再問了，後來他淡然地說了一句：

「當了兵就談不到老婆了！」

突然敵人的機關槍向着我們的礮兵陣地掃射，因之打斷了我們的談話；但一忽兒又歇了。

「你今早出發的時候，」漢東說，「飯吃得很飽？」

「當然要吃飽一點，我看今天不祇沒有中飯吃，怕晚飯伙伙也不會送來了。」

「那麼我們和連長去說吧！」

「唔，這時候……是在火線呢；要是他發狠了，就像早上對那小伙子一樣了！」

「他們當官長的有錢買了許多洋罐頭帶來吃，多麼舒服！我們呢？」

「不，他們是「軍官」呢！」

「娘的！」漢東說了苦笑，我又說：

「真呢，「官」字是兩個口的，祇有「兵」字是兩隻脚！」

夜色跼暗而迷濛了，我們肚子期待着的終於絕望。這整天都聽着畢爆畢爆的槍聲，轟隆而使人耳膜隱疼的礮聲，和不住地瞧見擔架兵提着傷兵從這小丘旁的小路送回後方去，其他就沒有什麼動靜。

排長從礮架那一隅踱過來，大聲向我們問：

「伙子有逃過嗎？」

「報告排長，還是四十三個。」因為我剛纔點過了，便大膽地回答。

排長站在我們的當中，好像要說什麼似的，但終於沒有聽見他的咆哮。一個伙子

爬了起來，帶着懇求的聲調向他問：

『排長老爺！今天還有飯吃嗎？』

『滾下去吧，吃飯？』

伙子悄悄重新躺下來，雙手掩住他的臉龐，跟着便像牛吼般哭起來了。這使排長

又忍不住咆哮了。

『哭什麼？你們這些傢伙逃了還不夠？』

『排長老爺，』伙子說，『我哭我的兒女，怕她們等着我帶米回去，他們也一樣餓着肚子的！』

『哼！』排長似乎驚異了，挺起他的胸膛，『你這個也不是好傢伙，一定要逃了！』
敬了一忽又繼續喊：『第四班的——鄧漢東，來！非給他們知道利害不可！』

漢東戰怯地爬起來，走到排長的面前，嚴肅地立正着。

『鞭子呢？』排長咆哮着問。

『報告排長，鞭子在班長那裏。』

『去拿來！』

漢東跑過了礮架那裏去，排長又在喊：

『嚴阿保，張炳生都到這裏來！』

我聽了他喊了我的名字，忙說『有！』和張炳生一道毫不遲延地站起來。排長要我們倆把這伙子壓倒在地上，股部與背都朝着天空，他的胸部被張炳生緊緊的壓在泥土上。雖然我們支持着這伙子的掙扎，但不時想立刻把他放鬆了，如果排長沒有威逼着我們的話。漢東似乎故意耽擱些時間，拿了鞭子回來。

『抽他三十鞭，下腿！』排長像喊着口令般說，『讓他不能逃跑！』

我勉強壓着這伙子的兩條赤腿，使牠不能掙動，漢東像機械般拿住鞭向伙子的

兩條赤腿抽去，口裏誦讀般在念着：

『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

伏子的疼叫和呻吟聲，彷彿和漢東口裏念的同奏一般。三十鞭抽過了，我立刻放鬆了伏子的兩腿。在這樣黝暗的夜色中，還可辨出這伏子的兩條赤腿上迸出模糊的鮮血。伏子依然伏臥在地上呻吟着，排長對那看伏子的衛兵說：『留心他們要逃啊！』於是他離開我們，走回陣地那裏去了。

漢東把這伏子抽了三十鞭後，和我一起騎回原處；但是他的眼睛裏卻貯滿了一眶眼淚。

『你也哭麼？』

『……』

在這時候，躺在這裏的士兵和伏子們，全都沉默着。

這時候，不論誰都會想到：在這已是深夜的辰光，防線總不致有多大的移動了，那時各人都預備就在這小丘下的這一片草原上露營了。班長發了我們每人一束稻草時，連長就在警告我們說：

『這裏是離火線不遠的，不論那個弟兄和伙子，冷了也不准烤火！』

排長也唐突地補充一句：

『也不准點馬燈，擦洋火！』

我們各自把那一束稻草扯散了，鋪在地上後，纔把軍毯一半作褥子，一半蓋在上面。因為整整餓了大半天的緣故，我竭力地想睡熟，不管虱子在身上爬動而感到怪癢；

總之，祇想避免肚子的難堪。

前線的步槍聲也稀少了，祇是還在畢爆——畢爆地，無力地，像帶倦意般的響着。這種斷片的聲音，我們好像遙聽一種催眠的歌聲似的。

班長把我們喊醒的時候，就聽見前線的槍聲比昨天厲害得多了。在這草原上睡了一宵，渾身都被霧水打濕了，有時一陣北風猛吹過來時，便不住地打着寒噤，於是我們迅速地將軍毯像大衣一樣地披起來。

『大概今早是總攻擊了。』戰慄着說。

『勝也好，敗也好，總之我們實在餓不過了！』漢東含着憤恨的口吻回答。
約莫過了幾分鐘後，頓然幾種聲音高嚷起來：

『噯來了！』

『啊！飯送來了呀！』

這時大家都狼狽地找着自己的嗽口盅和筷子，有些就很有得意地吹着衝鋒號的口笛，以表示他們心裏的得意。倘若在那時候，排長要我們給他抽三十鞭，纔得吃飯那我們都願意了！

大家都像餓狼般儘量把飯吞下肚子裏去，到了快要吃飽了時，或是吃到最末的一碗，大家都想說：『可惜吃的祇是白飯，如果有點菜的話，那就可吃得適意一點了！』

飯已經吃得很飽了，伙子們也高興起來，大家的臉色都找不出一點愁飯的痕跡。尤其是漢東很倨傲地踱來踱去，嘴裏一面嚙着飯，一面在笑着唱：

『吃飯打衝鋒，

提礮提不動，

守衛去偷鐘，

出發肚子痛！

.....
.....

他用一種京調來唱，引起大家都發笑了。可是排長偶然從礮架那邊跑過來向我
叱罵：

「看着伙子吧！吃了飯就像喝醉了一樣，笑什麼，你們這些飯桶！」

我們立刻忍住了笑聲，裝着嚴肅的模樣，同時，前線的槍聲突然的更加密放起來，於是，這種欣悅的笑意不知道落在什麼地方去了？在這礮兵陣地也跟着轟轟隆隆打了不少發的碰炸彈，那時我反覆在猜着這是掩護步兵衝鋒了。

起初似乎是在我們的散兵線那裏，清晰而怯人的衝鋒號幾乎瀰漫了全線。但現在這種號聲已經遠而低微了。像我們這些呆頭呆腦的士兵和伙子都是漠然的。

沒有多久的辰光，從前線跑來了一個團部的傳令兵，向連長報告敵人已經退卻

了，此外又遞了一封命令給連長，那傳令兵便趕回前去線。

『值星官！教他們弟兄預備出發了！』連長對着排長說。

『是跟步隊追擊麼？』

『叫你這樣辦就夠了！』他鼓着眼睛，睜視住值星官。

我們很高興地拾起了丟在地上的東西，把毯子捲起背在身上。

『北佬打跑了？』一個伙子對我問。

『是的，打退了！』

『那我們可拿得工錢回家去了！』

他這句話似乎向大衆的伙子宣告一般。

『此刻不成啊！』炳生立刻告訴他，『至少要提到可雇夫的地方！』

可是這伙子不僅不留意炳生的話，自己自言自語地說了許多使人難懂的話，

他又走到排長那裏去說了：

『排長先生！軍官的大砲把北佬打跑了，可給洋錢讓我回家去了？』

『忘八！』他咆哮了一聲，打了他一個耳光，在旁的伙子們似乎恨這伙子不該那樣唐突，但他們自己的心裏卻有點難受。

號兵吹了前進號後，我們便把礮架提起來，像一隊螞蟻般沿着那一條小路向前線走去。當我們跑到我們的散兵線那裏，已經看不見半個還活着的步兵的影子，祇是觸目都是呈出戰後的殘跡，和散兵溝的近處剩下數十具死屍。

我們恰好就在這散兵溝的近處停下來休息了。我迅速地離開了提着的礮架，奔到散兵溝裏的一具死屍的旁邊，是抱了一種希望在這具屍體上可檢得一點東西，可是我已經把牠渾身都搜過了，不僅在牠的袋裏檢不着一點東西，就是連丟在牠身邊的那件染滿了鮮血的棉大衣裏也找不到什麼。漢東也跟着我跑到這溝裏來了：

『身上還有錢麼？』

『一點東西都沒有。』

『這件棉大衣呢？』他指着那件大衣說。

『都染滿血了！』

漢東失望地吐了一口涎沫便跑了去。我還躊躇着到處翻來翻去，畢竟還有點可檢的東西：就是在這屍首的腳上穿着一雙很結實的黑布襪，和一對新的草履。於是，我便俯下身子，指頭觸着那屍體的那隻冷冰冰的腳，把襪子和草履一起脫下來，立刻爬上溝外，躺在地上把這兩件檢來的東西穿在自己的赤足上。這時候，不知道漢東從什麼地方再跑到我這裏來。

『你檢得東西沒有？』我

『一包香煙』

「還有幾根？」

「八根！」

「給我兩根好麼？」

「好的，不——晚上給你罷！」

坪村其實是一個小鎮，全鎮合起來大約有百多家店子的光景。在大街上有一家茶館，和十多家店子。雖然這鎮並不大，但聽說這鎮裏也有一家妓館，那妓館有兩三個妓女。我們到這鎮裏的時候，卻是悄寂無聲的，也沒有犬在鎮口狂吠；也沒有聽見鎮裏的牲口的吼叫；甚至人家的炊煙也沒有從廚中的窗洞發散出來。在鎮口的那幾座房子，已經被礮彈炸了幾個大洞，而牆壁和瓦頂上到處也密密的有着不少流彈穿過的小孔，而這樣的一個小鎮，越是現出戰後的殘跡。鎮上看不見幾個老百姓了；祇看見幾

個像叫化子似的農民，在街上跑來跑去，或者站在人家關閉着的門口，很留心地看着我們；但他們卻沒有說話，總是沈默着不響。逗留在這鎮裏宿營的，除了我們這一連的礮兵以外，還有小小的步隊，和一些落伍的士兵。這一天晚上，我們這一連礮兵就在鎮裏那家茶館裏宿營。

在傍晚，便輪到我在這宿營地當衛兵。——當我在立着守衛時，瞧見一個年紀已上了四十歲的像流氓似的老頭子，他反覆地在這茶館的附近徘徊着。在我無意中瞥見了他時，腦袋裏立刻就想到：如果他在此地耽擱多些時候，明天就是我們挑礮彈的伙子了。畢竟，他竟然緩緩地走到我的身邊來，用一種很低微的聲調說：

『你的年紀不是很輕麼？』

『十八歲了！』我說。

『唉……像我們上了年紀的人，就不會長進的了！』

「我年輕和你沒有好處呢。」

「不，我看你不像個壞傢伙。」

「噯？除了我，誰都是壞傢伙了。」

「唔，是的。」

「啊，老頭子！你的眼睛還瞧得見東西麼？」

「看得見，看得見。」他連點了兩個頭，把他的耳朵靠近我的嘴唇。

「老頭子，你總要看個清爽，我們不是北兵哩！」

「北兵！不錯呀，我們前幾個月就知道你們打北兵的革命軍要來了！」

「那麼，你怎麼說我們是壞傢伙？」

「唔，是的。也是壞傢伙！」

「噯？——總要像北兵那樣把你們老百姓的東西掠光了，纔是好傢伙！」

『是的。他們掠的都是田主和有錢人家的東西，和我們沒有壞處！』

『那我們不掠東西就是壞傢伙了？』

『不是那個話。』

『那麼，我們革命軍怎樣呢？』

『你們沒有來的時候還好，但你們來了……』

『爲什麼？』

『你們革命軍沒來的時候，我們對那個惡傢伙都是很兇的，你想，我們一連幾個月大家的田租都不納，但是你們來了，就給那個惡傢伙到那局裏去說了一聲，反而把我們抓了去，非補繳不可了！』

『你沒有抓去？』

『我的大兒子和我們一起的幾個人，都抓去了！』

『什麼時候？』

『吃過中飯的下半年。』

『現在呢？』

『關起來了，』他說，『你看，是不是也是壞傢伙？但不是說你。』

等到我換班了，在夜裏，我跑出門口來閒看，還見那老頭子仍在鎮中跑來跑去。

漢東不知道從什麼地方找了許多乾柴和一些枯草回來，他說這是預備我們這幾個人夜裏烤火用的。在吹過了熄燈號後，我們偷偷跑到廚房裏去，拏了一點稻草鋪在那骯髒的地上；和漢東找回來的乾柴枯草堆放在一起，擦一根火柴將牠點燃起來。我們圍騎住火堆的周圍，大家把衣服脫下，靠着火堆裏發出的火光，翻來翻去地把衣裏的虱子一個一個用指甲來弄死。

「咳……僅僅三天——我的身上就藏着了好幾個小牛子了！」漢東捉着虱子在開玩笑。

「不曉得虱子是那裏來的？」炳生沒有擡起頭。

『沒有衣服換，』我說，『就要生虱子的呢。』

『那麼他們官長就沒有了麼？』他反駁了。

『至少不像我們那樣多是一定的！』

『那裏沒有？』漢東再滔滔地說，『哪——我們在江西打仗的時候，團部裏不是有一個俄國的顧問麼？——他自然是當官的。有一次，我看見他獨個人躲在嶺上，把自己的衣服都脫下來捉虱子。他一面捉着虱子，但口裏還說了幾句北方話：「那裏來的東西……那裏來的東西。」』

漢東像孩子似的笑了，我們很少看見他那樣笑法。我偶然想起他今天檢得一包香煙，於是我便問了：

『拿香煙出來讓大家抽吧！』

『啊！是了，』他從袋裏摸出一包香煙來，說：『八根，每人可有兩根好抽——這個

弟兄死得不錯，也會遺下八根香煙給我們大家抽哩！」

炳生拿了兩根香煙後，眼睛癡望着火裏的燃料，眉頭也緊蹙着。

『死人的東西不要抽？』漢東驚異地對他問；可是他卻沒有回答，祇是轉過頭來望了我一眼，便像討論般地說：

『——那麼，你的意思就是說，我們爲了兩頓便屠殺了許多兄弟了？』

『對了我始終都是這樣子說。』

『難道誰都不要當兵了？』賈阿祥突然開口問了。

『兵是還要當哩，但是不要去打像我們一樣苦的兄弟啊！』

『——官長？』漢東說。

『不單是官長。』

『還要打什麼人？』

『我可以這樣問你們，我們爲什麼要來當兵？』

『我麼？』漢東用指頭指着他的鼻子說，『是爲了賭博輸了錢，欠了債纔逃來當兵。』

『沒有田耕了！』賈阿祥說。

『家裏養不活我！』炳生說。

『——那不是大家要餓死了，纔來當兵的麼？』我又說，『那麼我們就該打死要我們餓死的人！』

『……？』

他們卻不響了；尤其是炳生的臉色又在露出抑鬱的表情。那時，我不知道怎樣就聯想起他在湖南剛纔入伍時，那種惹人可親的天真和孩子的脾氣，和他過了這樣幾個月軍隊生活後，便變得這般沈鬱而無生氣的模樣。這樣，我就常常敢決然斷定在軍

隊裏的士兵生活，是可以消磨人們的天真與個性；同時這種生活是可以麻木了士兵的頭腦，和老使我們變成像病狗一樣的頹廢。

這一宵我終不會闔過眼睛，通夜臥在鋪上癡想。有時，我聽和我睡在一塊的弟兄，在那睡夢中間叫出痛苦的呻吟，和喃喃的夢話。

聲調漫長而使人對牠抱惡感的起牀號響了，我們立刻就都爬起來。

那時候，天還很黯淡；僅是在東面那一座高山之陂上，現出一線無力的曦光。而屋頂的瓦上，鎮外荒蕪的田野，都鋪着薄薄的白霜。伙伕們還沒有把飯燒熟時，我就被班長派去同排長一道去找伙子了。可是，這冷悄悄的鎮裏，所有的街巷我們都遍踏過了，不但找不着一個可當伙子的人，同時沒有一個穿了便衣的老百姓。

『還差多少呢？』走到鎮中的一條小巷裏，排長歇住步對班長問。

『報告排長，還有四挑礮彈走不動的。』

『唔，那麼，我們去叩老百姓的門，找着鎮裏的地保，要他替我們想法子！』

排長踏上了一個石階，在叩着家人家的大門。我們躊躇着在巷中等了一忽兒，纔有一個老婦把門輕輕地打開了，驚訝地鑽出半個頭來。

『喂！老婆子，你知道這裏的地保住在那裏？』

『隔壁，就是姓黃的人家。』

於是排長再叩着第二家的大門，沒有花上多少辰光，終於把這鎮裏的地保找着了。——這地保還像四十多歲的人，他用他那雙嚴厲而可怕的眼睛偷偷把我們打量了一遍，纔十分敬意地說：

『早啊！軍官！』

『——喂，地保，我們是礮兵，是要雇伙子哩，請你老人家替我們幫忙幫忙……』

『大礮……伙子？』他說。

『是的，伙子！』

『找多少呀？』

『四個就行了，請你老人家替我們想辦法！』

『軍官！三個大概可有的，祇讓我到老章那裏去商量看。』

『爲什麼？』

『他們，是鎮裏頂多田地的人，』地保低聲而直率地說，『昨天他纔從堡林那邊回來，和我一起把幾個不納田租的惡漢子關起來了，我們打算送到縣裏去的，但你們雇伙子實在難哩，祇好拿這幾個漢子給你們當挑伙，好麼，軍官？』

『一共有幾個？』

『三個！』

『也好的！』

地保領我們跑到一座很新的房子，那就是大田主老章的家裏。地保和那田主竊地互相交頭接耳議論了一會兒，最後地保再對田主說了一聲，『不要緊的！』於是那老章纔很得意的說：

『好的，我們總辦得到，官長！』

『好好……煩了你老人家的心了！』

『那不要緊！你們革命軍是爲我們吃苦的，我們也樂得去幫忙！』他又對地保說，『喂，老黃！那你可領他們到阿狗的家裏去就行了！』

我們從阿狗的家裏領出幾個年輕的農民，像犯人般押回連上來。當我們押着他們回來時，總是沈默着不響，似乎已沒有抵抗性一般。

下午，我們跟着大步隊所踐踏過的那道迂曲而長遠的泥路，便到了L縣的郊外了。這郊外距離L縣有七八里左右，是一片廣漠的原野；所以整軍的隊伍都集中在這

個地方歇息。官長們教我們一切的士兵，把自己的衣服弄得齊整而嚴肅一點，然後按着隊數，有次序地進那L縣裏去。

將到縣裏的那條大路的旁邊，站着許多羣衆，手裏都拿着一面紙製的小旗子：『打倒軍閥！』『打倒×××！』『歡迎革命軍！』等字樣，還樹立着幾面大白布，寫上：

『歡迎革命軍』

L縣總商會』

『革命軍萬歲』

L縣××商會代表』

『……………』

……………』

當我們走近這些羣衆的前面時，他們又搖擺着旗子在喊：

『歡迎革命軍！』

『啊！大礮哩！』

『噠！噠！』這是很多小孩子的聲音。

可是，在這些歡呼的羣衆中，除了一些穿着長袍的商會代表外，就是一些小學生和教員；但是沒有一個和我們談得來的人來歡迎我們。

『你們辛苦了呀！』一個像是商會代表中執事的人對官長們說。官長們祇是笑着臉向他們行着軍禮。可是，我們這些弟兄都漠然地聽着他們狂烈的歡聲，並不高興他們對我們裝出了笑臉，祇管是想早一點到這縣裏的宿營地，讓我們好舒服地睡覺。

四

我們駐紮在這縣裏的城隍廟裏，不到兩天工夫，在士兵們所睡的那間房裏，那灰白色的四壁上，東一塊西一句地用墨筆寫了許多詩詞了，這是我們士兵所特有的一種『壁上文學』如：

『萬籟寂寞難入眠，

思鄉心切繫綿綿；

問君故鄉路幾千？

遙遙萬里長安外！』

還有些：『別鄉從軍向北征……』等等，總之，都是這一類的詩句。然而，在我們每

次寫着這樣的詩句在壁上時，總是惹起官長們對做這些詩句的士兵十分注意的；但是這次卻沒有一個敢署他的真名了。我想，在我們所做這種詩句，自然是因我們的生活中的一種表現，纔泛出了這種思戀故鄉的心情來。但是像我們一旦當了兵的人，假使還是健全的時候，卻是不輕易讓你脫離軍法的拘束；如果我們真的要擺脫這種生活的話，那我們除了立刻使自己突然變了一個殘廢而不中用的士兵外，祇有潛逃是我們的險路。但是——潛逃在軍法上決不理解我們啊！我想到這點，更明白了他們做了詩寫在壁上而不署真名的，就是爲了怕官長預防着他們會『開小差』

這兩天來，有一樁事使我們驚奇而疑惑的：就是那批挑礮彈的伙子，整天看見他們在廟裏到處閒逸悠然地閒踱着；並且他們比我們士兵突然地更自由起來。有時他們好像是這連上的客人似的，高興了便自由地跑出街上去逛，逛夠了，纔回來吃飯和睡覺。這一來，這駐紮着軍隊的廟裏，簡直是這些伙子的飯店和旅館。因爲我們一向不

論到那一個宿營地，或不論那一個時間之內，官長們都是很厲害的教我們監視着這些囚犯般的伙子的；可是這兩天來，官長們卻反而任憑這些伙子自由地逛街去，也並不加以監視和拘束，這實在使我們大家都很驚奇與疑惑了！

『喂，報告弟兄！』一個伙子像對官長一樣的說，『你們不再出發了？』

『是的，不出發了，你又怕要挑礮彈嗎？』

『不，不是怕挑礮彈，我祇想拿錢回去養家去啊！』他憂鬱地望着我們說。

『我們不是發快錢的官長呢，你們大家向連長去討！』我說。他考慮了一會說：

『我怕他給我吃耳光！』

在那些伙子躺在地上吃着中飯的時候，連長恰好從外邊回來，當他走近伙子在吃飯的地方，一個伙子匆匆趕上連長的前面，他的口裏還咀嚼着一口白飯，便說：

『連長老爺！你們不出發了，發工錢讓我回家養孩子去，我已經挑了二十八天

了！

『是的，我曉得了，』連長轉過頭來望了我一眼說，『但是還要出發，你們多賺一點錢纔回家去！』

連長說了，不再聽那伙子們嘰嘰咕咕的說話，便立刻走進他的寢室去。這時，這些在吃着飯的伙子們，大家把飯碗放下來，互相竊竊地議論着什麼似的，但在他們的臉上，好像又添上了一種憂鬱的表情。

午後，我們由班長發給我們各弟兄兩角小洋，聽說這是十二月份的借支。然而，我們得到這兩角錢後，好像得了一種無限的愉快一般。於是我要計算，計算這兩隻角子應該怎樣用法纔是恰當。結果，我決意不買什麼有用的東西，還是決定把這兩角錢多買一點黃酒回來喝個大醉吧。於是我到處去尋炳生，想他和我一道到街上買酒去；誰知他拿了兩角錢後，早就挾了一包骯髒的衣服，獨個人向值星官請了假，到街上找老

百姓洗衣服去了。那時，適巧漢東還在家裏，我便要他伴我同去。

我拿了一個漱口盅，把牠藏在衣裏。和漢東並肩地在大街上跑，祇管東望西顧地瞧着那幾家酒樓茶館裏，那些下級軍官在那裏吃喝得正熱鬧。有時我們躊躇地站在一些洋貨店門口，望望那些美麗的洋貨。漢東看見那幾家酒樓和茶館，是不大留神的，但每當跑到那些洋貨店時，他總有點留戀的細看一下。在走到一間最大的洋貨店的時候，他便跨了進去，儘管在東看西看，好像要買的樣子，也不管店員擺起厭煩的臉龐盯住他。我耐不過地催了幾遍，他纔還像留戀地離開那店裏。後來，他坦然地把他所抱的未來的奢望告訴我，他說，如果三個月餉一起發了，他可得十多塊錢。他打算買一個三塊錢的手錶，鑲一隻兩塊錢的金牙，買一隻六塊錢的指環，買一副一塊錢的眼鏡，一個煙嘴，一盒牙粉，和多買幾包香煙……還要剩下兩塊錢請大家大吃一頓……」

『如果我領得三月的餉，祇買一套老百姓的便裝！』我這樣回答，他卻望着我發

怔。

我們在一間廣貨店裏，打了兩角錢黃酒，漢東買了一百錢過酒的花生米，便從那店裏走出街上來。我擎着這盅黃酒，一面走，一面低下頭嘗試着這黃酒的味道。

當我們快要跑到廟前的大街，突然一個第三班的弟兄，他還拿着槍，背着子彈，現出驚慌失措的臉色，向着我們這面奔來。這使我們吃了一驚；我不管那盅黃酒傾瀉了多少，立刻阻住他：

『什麼事了，林阿吉？』

『……』他喘着氣，不會開口了。

『捉逃兵麼？——誰逃了？』

『不，』迅速的搖着頭，『伙子都逃光了呀！』

『你要去追麼？』我問。

『不……我也要逃了呀！』這時他的眼眶裏已湧出兩顆眼淚來，滴在他那憔悴而慘白的臉上。

『逃跑？』這越加使我心裏跳躍得厲害一點。

『是的，老嚴！』他身軀戰抖地說，『伏子統統跑了，我在當衛兵的，怎樣了得？』

『不要逃了，』漢東也慄聲說，『多危險呢，就任憑連長怎樣處罰了吧！』

『不行啊，我還害着病呢，怎樣受得住那樣疼苦的鞭子抽呀？』

『要逃，逃到什麼地方去呢？』

『……祇向沒有軍隊的山上逃去！』

『不會餓死嗎？』

『……』

漢東的呼吸也十分緊速，他從衣袋裏摸出三十多個銅元，塞進他的袋裏去。我祇

後悔不該買那盅黃酒和漢東手裏的那包花生米！

『兩隻角子還在身邊麼？』我問。

『在的，』他說，『這桿槍你替我拿回去罷，老嚴！』

『不行的，我們都不好拿呢。』

『把牠丟在路邊吧！』漢東說。

他把那桿步槍丟掉在地上，以他那雙充滿了血色的眼睛望着我們，這似乎表示我們對他底可怕的命運的同情的感激。

『好了，你該跑了，阿吉！』我說。

『……』他祇點點頭，然後像田鼠般的疾走了。

我望着他那漸遠的背影；不僅爲他未來的悲運而使我感到可怕，同時不禁湧上一種永別的感傷。

他的背影逐漸隱約而模糊到不可再眺望的時候，我知道這是最末瞧見他的一刹那了。假若我們能夠再見他的話，那麼他就是已判了死刑的逃兵了！

那盅黃酒兩人喝不了一點，就不能再喝下去了；因為越喝越使人眼目昏迷，和腦袋的沉疼。我很想張開自己的喉嚨大聲的喧叫，可是觸目都是充滿了軍隊裏的紀律，卻使我不敢開口。阿吉此刻奔逃到山上沒有他還活着麼？他不流着鼻涕在哭麼？他那憔悴而慘白的臉在笑麼？……我老是癡望着他所睡過的鋪位，這樣地呆想着，但我總是想破喉大聲地狂叫個痛快！

五

掛在寢室裏的柱上的那盞馬燈，發出淡紅的微光，已燃了兩個鐘頭了。我在醉後醒來，口裏渴燥得非常難堪，同班的弟兄，他們好像看着一個女人般的望着我。

在那『晚點名號』轟然響着的時候，這好像給我們一種可怕的預兆似的：知道那一齣鞭打的悲劇快要公演了。因為這一天來，連上鬧出兩套違紀的事體：一是在發了兩角錢借支後，那幾個炊事兵立刻就躲在廚裏去賭博，竟然被班長把賭具也抓去了；二是伙子逃光了，在當時的衛兵林阿吉也逃了，並且把槍丟在路旁，給老百姓搶了送回連上來。所以我們聽了這『晚點名號』聲，心裏總不免有點害怕；我所以要害怕的，就是那齣鞭打的慘劇。

全連的士兵統統排集於廟裏大塔中，但那幾個犯了賭博的炊事兵卻另外站在一隅；他們和平日同樣地不束上皮帶，臉龐炭黑得像一頭黑貓似的，他們那兩顆眼珠，在這黑黝黝的塔庭中格外現得發白。

那時連長傀儡一樣地站在我們的當中，挺着他的胸膛，在他張開嘴吧要說話時，我們嚴肅地立正起來，他說：

『大衆弟兄聽着——』

『我們到此地僅僅休息了兩天，連上就變成像土匪巢一樣了！要曉得：我們不是烏合之衆，也不是軍閥的隊伍，也不是像土匪般的軍隊，我們是最有軍紀的革命軍！』

『賭博，自然要受嚴重的處分，但逃跑更要槍斃！』

『今天的火仗，祇領了兩角錢的借支，就馬上去賭博，賭輸便不顧生死的去互相打架，這不過是祇發給你們兩角錢，你們已經鬧得不成樣子了，那麼你們還要鬧什麼』

發餉？

「好好的伙子雇來是替你們挑礮彈的，你們不但不去留神去看着他們，那麼你們還叫什麼「啊，連長呀，提不起餉？」……：……：稍息！」

大家把左足展開。然而他吐出這類訓話來，起初我還以為他是真的忠告我們的，好像一個父親訓教他的兒子那樣。但我偶然想起正午他禁止我們不准伙子逛街那回事，這不禁使我起了一個疑惑。

『報告連長！你今天不是教我們不要看伙子了嗎？』

這是我毫無思索地實吐出來的；誰知他隨用手裏的鞭子向我額上一抽呢！那時我給他那鞭子一抽，幾乎撒出一泡尿來。

『還有，連上有幾個俏皮的弟兄，這些傢伙入伍不到五個多月，就好像當了十多年的老兵一樣壞了。這要他們自己留意，犯了軍法，要拖去槍斃的啊？』

他說時格外盯了我幾眼。

『不要搗鬼啊，打仗死了痛快得多哩！』

『……狗東西……』

他越說多一點，越使我們恨他；好像工人恨工頭這樣的恨他。那齣鞭撻的悲劇的演員，祇是那幾個伙伕。他們每個嗟嗟的被抽了五十鞭後，把兩手揪住屁股，現着怪醜的黑臉。在整隊解散的時候，連長還站着沒有移動，他好像還要暗探我們，在每次訓話完結解散後是誰個發出咒罵的。

我自暴自棄的倒在自己的鋪上，也不把草履和襪子脫下來，便想展開那張立體形的軍毯蓋上要睡了。漢東屈膝半跪的俯着腰，用他的手輕輕撫摩着我那額上現着的鞭痕，他似乎比我還要難過。

『還好，』像一個婦人般的說，『沒有抽五十鞭哩。』

「抽五十鞭嗎？」

「你自己不知道，喝醉了罵些什麼話？」

這使我的神經突然重新奮興，和心裏彈動的跳躍；同時在追想着，在我喝醉以後睡熟了，從口裏苦渴不過的醒來時，那些弟兄們用一種使我怪異的眼光望着我的時候。

「罵了誰呀？」

他很輕快地裝着瘋人般的手勢說：

「不錯呀！你們掛着刀帶的是惡鬼，惡鬼！連長命令我們把你捆起來的時候，你指着他在咒罵：『我們提着礮爬山路，你想口裏是多渴啊！畜生，你曉得我們買點開水喝的銅板都沒有嗎？』啊，我們喝了冷水真要命啊，累得我們天晚上都瀉肚子。這買茶的錢給你這土匪買藥丸去吃了，醫好你這××，讓你好多打幾礮？狗東西，你那裏想

到我們瀉得渾身發軟，那裏曉得我們要提不起八十多斤的東西，還要拿什麼鞭子來抽我們的背？狗養的啊！狗東西，狗槍也不要發給我們了，你們這狗東西！……你罵出這麼多話來，連長強要我解了我的綁腿把你捆起來。」

『把我捆了？』我問。

『捆了。我們把你捆了，你口裏嘔吐出許多東西，到了你睡去時，我再替你解了案子。』

『這是喝醉了呢，你想不會危險吧？』

『也許的。』他說，『以後我們再不要買酒喝了，要是今晚把你也抽了五十鞭，抽壞了，教我到那裏去弄錢替你買藥，向營部的醫官去討嗎？』

『唔，不喝了！』我像發誓般的說。

在這夜裏，值星官常常放着輕穩的脚步，偷偷跑到我們這寢室裏來，巡視着我們

這些弟兄有躲在被窩裏互相賭博沒有，這是我們領得借支的一個通例。可是他每次來巡視時，瞧見我不會睡熟的，使他十分的懷疑。

這是第二天的正午了，天氣還不怎樣寒冷，和我同班的弟兄們，他們吃過了中飯，便向值星官請了半天的假，由班領隊到街上玩去了，這班祇剩下我獨個人還在寢室裏。

我踱出了寢室，偏是在這廟裏兜着圈子；有時蹣跚在連長的房門外，故意讓他瞧見我那沒精打睬的閒蹩，同時使他知道我還在營裏，他的勤務兵叫做姚輔清，是一個寡歡寡笑的古怪孩子。我覺得這孩子是很可親的，因為他常常一開口便以一種很誠懇的態度，來勸告別的勤務兵做事留心一點，不要被自己所服侍的官長藉端毆打。這時候，他獨自躲在連長房外的一角，躺在地上扎着一雙草屨。

我說，『我這雙草履也沒有幾天好踏了。』他瞧瞧我的草履，便給我兩束夠扎一雙草履的稻草，於是我便和他一塊躺下扎着草履。

『每天每個伙子的火食是兩角大洋呢，』偶然從連長的房裏溜出這麼一句話來，我便低聲地向他問：『誰在連長的房裏？』

『司務長，』他簡捷的回答，『是連長的同鄉。』然而，我把這樣的聲音細察一遍，可斷定這聲調的確是和平常所聽到罵着那些火伙那種聲音一樣的。

連長的房裏繼續發出兩人的對話：

『他們多吃了兩天，算了沒有？』

『算了，我們這次一共雇了四十七個伙子，四十三個是廿八天，死了那個提了五天，坪村那三個祇三天。他們的火食合攏算來，就是二百四十五塊零六角。』

『他們的工錢算起來有多少？』

『伏費麼，是六百二十九塊，除了火食還有三百八十三塊零四角！』

『哈哈……也不算壞呢。單是伏費也有三百多哩！哈哈……』

『營長曉得我們的伙子沒有發嗎？』

『我沒有說，他怎樣曉得？我看他也是一個樣子的，確，當官的都一樣的，像我們這種軍人生命是朝不保夕的，難道要睡在棺材裏纔去弄錢尋快樂嗎？』

『我的經驗自然沒有你那麼能幹。』

『你還是孩子一樣的，你想這三百多塊錢是「還要出發的」這五個字弄得來的，一嚇便逃得很乾淨了！哈哈……』

最末，連長哈哈的笑聲，更惹起我的惡恨；據我聽來，他這樣地笑法，好像吸飽了人血在陰險地叫着的一隻蚊蟲一樣。然而，他這樣的歡笑，不知道是多少伙子餓死的結晶，因為有四十三個伙子，是從遠離此地千多里的地方雇來的，他們身上自然沒有錢，

但是他們逃了回家去，這十多天的旅途，生活不會危險麼？——真的，這簡直是吸飽了人血嗡嗡在叫着的蚊蟲！

六

炳生每天至少要向值星官請一次假到街上去一趟。有時他很高興的回來，故意說些滑稽的笑話來哄人發笑；但有時，卻蹙着眉頭，坐在自己的鋪上發愁，或者像狗一樣倒在鋪上打滾。有一次，我正在寢室裏把衣服脫下，捉着了一個虱子，拿牠丟進自己的口裏，咀嚼地用牙齒來把牠咬死。他凝望了我一忽，便把他的外衣迅速地解開了扣子，露出他那件潔白的襯衣說：『真的，我身上一個虱子都找不着了。』

我祇望望他那件潔白的襯衣，並沒有回答，可是他又說：『喂，你看，你的襯衣和火伏穿的一樣污濁了！』

『我沒有錢去洗啊。』我忍不住他的嘲笑，便帶着怨意回答。

『不，我替你拿去洗，不要你花錢。』倨傲地揮着他的手。我把他的全身打量着，低聲問，『你發了洋財麼？』

他搖頭而不回答，頓時蹙着眉頭。他跑近我的身邊，支吾地要說，卻又沒有說出來，這點使我耐不過了，我說：『要說就快點說吧！』

『不，我要問你，』他又歇了，『弟兄吊上一個女人，不是犯軍紀的嗎？』

『那靠不住，我看是和妓館裏抓出來一樣辦的。』我瞧着他那呆板臉龐的表情，對於他所問的原因我已經摸得一點頭緒了。於是，我變了一種很和藹的口吻問，『你吊上一個女人的膀子麼？』

『正是，』他坦然的說，『你怎麼不早一點告訴我這是犯軍紀的呢？』

『你沒有告訴我啦，』我說，『那個女人是誰？』

他以指頭指着身上那件潔白的襯衣說，『是一個洗衣婦的女兒，她實在願意我

做她的丈夫！他又說，『這回事漢東和十八摸都曉得了。』

我問，『誰是十八摸？』他說，『是整天睡在牀上唱十八摸的趙連光，十八摸是他的綽號。』

『她的母親呢？』我問。

『這老人家還很好，替我洗了衣服教她的女兒不要我給錢。祇要你願意，那我們可到她們家裏去一趟，好麼？』

我很誠意的答應了他，忙着自己的衣服披上。

兩人走出了L縣的東門外，沿着一條小河的堤路往東北面跑去。炳生儘管展大他的步武，跑得異常疾速，我在後面喘着氣警告他說，『喂，小老張！不要那樣急啊！別的官長瞧見我們這樣子跑法，就會誤說我們是逃兵了，而且，我們又是沒有請假偷偷跑出來的！』這樣說了，他纔徐緩緩地放着步武。

我倆彳亍地走到一家臨近河畔的草舍，那扇門是半開半掩着的，我跟着炳生跨進這屋裏。這時，屋裏正坐着一個頭髮已斑白了的老婦，她突然瞧見我們跨進屋裏來，她驚喜地忙着站起來。

『老伯母，好麼？』炳生很親熱的說了。我呢，幾乎一個不留意的提起右手向她行了一個軍禮，幸得我還敏捷一點，辨清她不是我們的官長，不然自己也暗暗好笑了。於是，我祇立刻脫帽子向她鞠了一個躬。她一面睜着流了眼淚的眼睛望住我，一面說：

『這位叫什麼排長呀？』

『他麼？』炳生說，『他是嚴……嚴排長！』

那位老婦也向我鞠個躬。這時候，炳生已經呈出撒謊後那不安的態度來了。可是我不知道他會向這老婦吹了些什麼牛，自然不好立刻去辯證，祇好含糊地默認了。我們正想尋着一張椅子坐下，突然從那廚房裏跑出一個不滿二十歲的女子來，她紅着

臉很害羞似的看了我一眼，纔向炳生眯眯地笑笑。她身上穿一套灰藍色的衣服，已有幾處是補綴了的，但是她的辮子卻梳得很光滑，而毫無半點蓬亂；像這樣的女子，正是給我們士兵的最開心的對象。老婦和她的女兒並坐在一張長凳上，她說：

『做你們的娘是多開心呢，自己的兒子年紀這樣輕就當了官長！』

我忍不住笑了，那老婦向我問，『嚴排長！你發財的也是和張排長一樣？』然而她這樣地問，真要我發啞了。後來炳生暗暗向我丟了一個眼色，我纔鎮靜地回答：『是的，一樣。』

這時候，大家都在沉默着，竭力地想找一些談話的資料來。畢竟還是那老婦說：

『北兵很壞哩，他們跑到我們家裏，掠了我們兩隻母雞，我向他討洋錢，他還罵，『我老子吃雞也要化錢的嗎？』你們的弟兄卻不像他們那麼兇蠻了！』

『是的，』炳生很得意地笑着，『祇靠我們官長嚴治他們，祇給他們吃清菜，每月

的火食祇發五塊錢。」

然而炳生能這樣無恥撒着謊，我覺他那時一語一語都是異常的可鄙，心裏痛恨着他，不該那麼說；並且我還懷疑他會因了這女人便會把我們拋棄。

『不是的，』我忍不住地暴露了出來，『他們吃那樣的清菜，就是打不死，也沒有多久的命好活了！』

他們好像吃了一驚的望着我，尤其是炳生抖聲的說，『唉，我教你不要多喝了！』
『啊！』老婦站起來，『你們吃過酒麼？』炳生又說，『是的，他喝了酒臉不紅的。』
可是我祇垂下頭不響，任憑炳生對她們說着謊。

直到我們從那草舍裏走出來，沿着小河的堤岸往L縣的東門跑回去時，我睜着一雙很可怕的眼睛，怒聲向他問：

「你不怕要槍斃嗎？」

「槍斃就算了！」他自暴自棄的大聲回答。

「誰教你這小鬼撒謊——是的，靠官長嚴治我們，吃清菜假若那姑娘真的傾心
了你這飯桶，那你就會忘記我們這幾個人的命了！」

「放屁！」

「媽的！」

「媽的！」

那時候，我真的想把他推下小河裏去溺死他，可是我看見他那種像瘋人般的樣子，卻終於沒有那樣的勇氣。

「我操……！」我抑制不住打他一個耳光，他立刻動手反抗，還我一個巴掌。我忙
着看看地上想尋得一塊石頭，向他的腦壳投去，但沒有尋着；畢竟我緊握着拳頭向他

的眼睛打了，他纔譁然地哭起來。這樣他不能抵抗了，祇是一面哭一面用手揪住那隻給我打傷了的眼睛，向東門那邊先奔回去。

當我獨自悄悄地走入寢室裏時，一種轟然的喧笑聲襲入我的耳膜。炳生伏在自
己的鋪上還在喘哭，他的週遭圍集着許多弟兄；他們大家都在笑着；有些還做出醜態
來向他嘲弄與譏笑，我祇默然躺回我的鋪位，一聲也不響。

「噯？
噯女人啊？」

「弄不到要哭哩！」

「哎喲！她要你滾蛋嗎？哈哈……」

「哈哈……」

「喂，小鬼！不要哭哩，聽着我唱啊，」那趙連光做出鬼臉唱道：

『山上有好水，

地上有好花，

人家有好女，

無錢莫想她！』

『哈哈哈哈哈……』

趙連光又說，『不愛聽嗎？要唱十八摸？』

『哈哈哈哈哈……』

『血呀！不知道誰狂嚷了一聲，笑聲頓然沉消了。』

『哎呀！眼睛在流着血呀！』

『唔……洗衣棒打的麼？』

『不，不要胡鬧了！』

他們忙着把他拖起來，要他坐在鋪上，漢東已拿了手巾替他揩去流在頰上和腮上那塊殷紅的鮮血。班長立地去找了排長來，我看着排長拿了鞭子跨進來時，便想立刻多穿上幾條褲子。

『和那個打架呢？』排長立在他的鋪前叱罵地問。我站起躡近排長的身邊，他依然揪住一隻眼睛，惺忪地向我一瞥，又注視着排長手裏的鞭子，纔低下頭去搖着頭。

『是啞的嗎？快說！』

他這樣地受着排長的脅逼，纔發出低微而無力的聲音來：『自己跌傷了的。』

『什麼地方？』

『北門的橋上。』

『哼！跑路也不當心一點！』

唉，我是多麼難受啊！他還爲了我同樣地撒了謊。真的，那時我想向排長自首他那

眼睛是給我打傷了的，可是他已經說了自己跌傷了，我再不能自首了，不然，他也沒有好處。兩顆晶淚已經從我的眼眶裏迸出，我便迅速地跑出寢室，走到那無人的廁所那兒號哭起來。

在這晚上，漫天飄着霏霏的雪花，凝在小渠裏的水都已結成了固體的冰塊，廟裏幾處燃着一堆堆的稻草，那些弟兄統統圍在火堆的周圍取暖。

漢東騎近在我的身邊，我趁這個時機把那樁事體坦白無遺地告訴了他；他那雙巨大的眼睛射着我的身軀。他說，要是炳生的眼睛瞎了，便要開槍把我的腦壳打碎。然而我任憑他在怒罵，甚至他打我的耳光，我也不敢去抵當；因為我怕炳生的眼睛真的瞎了，變成一個不健全的殘廢的士兵時，他的命運就會流到被開除的田地，不僅是被開除了，同時要餓死在寂寞荒涼的山野中，那麼炳生不是簡直是被我殺了的嗎？漢東教我捲起我的軍毯，送到營部裏的軍醫處去給他蓋，因為他獨個人睡在一間病室裏，

沒有別人替他弄點稻草來烤火，夜裏冷得渾身戰慄時，是很難入睡的。

營部裏的病室，在一個小學堂裏靠住廁所的一間空房裏，我和漢東跑到那兒時，房裏祇是一團黑漆，那兒的光明，祇靠那廁所裏一盞油燈射來一線殘微的光亮，和庭中積着的雪底反映。漢東喊了一聲『炳生』，病房裏已經有人在應了，並問『是漢東麼？』我挾着毯子和漢東躊躇於門外，從大衣袋裏摸出一盒自來火擦燃了，在那火焰燃着的時候，我僅能瞧見炳生睡在這房裏的一隻牀上的一剎那。『唉，怎麼沒有燈的呢？』漢東的牙關在上下相觸着說。『哎……我已經喊過看護兵拿洋燈來了，誰知他說營部裏花不出那麼多公費。』他在這墨黑的房裏說出這麼一句話來，似乎還沒有發覺我也同來，因為他祇聽見漢東的聲音。『阿保！』漢東在喊，『那廁所裏不是掛着一盞油燈麼？把牠拿到這裏來吧！』於是我把毯子摸索地遞給了漢東，去把廁所裏的油燈拿入房裏。他，他的頭部斜斜地裹上一團紗布，遮蔽住半邊臉，昂着頭凝望着我，不

僅不向我表示半點兇敵意，同時卻很蘊藉地微笑着；然而，他這樣地微笑，是使我何等的愉快呢？那時候，我幾乎再要迸出淚珠來了，頓然感到一種辛酸欲哭的感覺。「冷麼？」他那柔弱的聲音在問。

「不，我不冷，你呢？」我本來還想滔滔地多說幾句，可是漢東坐在他的牀沿發出嚴厲的口氣向我責備：「你這傢伙多凶啊，他的眼睛瞎了，你纔快意？」

我點了一點頭說：「是的，我曉得自己不對了，因為我誤疑他爲了那女人會害我們哩！」

炳生笑了，「你沒有想想：像她那樣窮的女子，比方你就是她，也不想嫁一個比她還要吃苦的士兵了，你想！」

「你想，從喝醉那天起，變得多凶？」

「唔……你怎樣曉得自己不對？」這是炳生思索了一會纔微笑着說。

『排長不是要問這是誰打的，你怎麼不供出來？』

他格格的笑了，且說，『我的眼睛沒有瞎，以後我們大家再出發了，依然可以一塊提着一架礮。』

漢東硬要他多蓋一張毯子，因為他睡在這四面透風的空房裏，夜裏實在冷不過。他說頂多再留兩天便要回連上來了，獨個人住在這兒，感到很寂寞，並且我們不能常常請假來看他。

這樣大雪之夜，我們和他告別後走出到街上時，刺骨的冷風呼呼地在號，遍地已經積了幾分的雪花，但我總不覺得這是嚴冷的一夜，我想也許是自己的神經像喝了酒一樣過於興奮了吧。

『政治部』——這個東西在我們的腦海裏已有很深的印象了。因為每當在我們行軍的途中，常看見一些不像粗魯軍人服的官長，他們不像步兵的官長帶着手槍；

也不像我們礮兵的官長手裏拿着鞭子，他們很悠然自在，不負半點東西的跑路，衣服常常不像部隊的官長那樣污濁，臉上總不會留着一點黃膩的臉油，頭髮梳得很光滑。他們的任務是不論到什麼地方，總要貼貼標語，或站在十字街頭的高處，像要向人挑戰般握了拳頭左揮右推地向羣衆去演講。有時我們聽見部隊的官長暗暗罵他們是『飯桶政治先生』或者我們看見他們來了，就說『小白臉』哩！然而，我們的營部裏，也有一個這樣的小白臉，他每次到我們的宿營地來，連長總沒有好臉擺出來。

是在雪被陽光照了逐漸融解的上午，這位營部裏的政治指導員，他帶了一個勤務兵拿了幾面白布製成的旗子，和不少的印刷品到我們的連上來。當集合號吹了，我們便排集於廟裏的塔下。連長對我們說今天要組織幾組士兵演講隊，從每班選出四個弟兄，分發各地去向老百姓演講。然而，我們了解什麼是帝國主義，軍閥，……都是由這位政治先生臨時教我們的，同時我們又了解這位政治先生不是軍人出身的官長。

我和漢東都被選了，並且我還是第四組的組長，其他還有賈阿祥和顧金山，也是和我們同組的。

我領得一面旗子，一些印刷品，和四種演講大綱。那面旗上寫着：

『國民革命軍××××礮兵營二連士兵演講隊第四分組』

我們演講的地點，是被分發到距L縣城五里的吳村，和附近一帶的小村莊。那政治指導員教我們對老百姓客氣一點，各人可根據自己的演講大綱多發揮一點意見，和演講後徵求聽衆的意見。

『浙江的同胞：』漢東一面誦讀着演講大綱，一面做着演講的姿勢，『我們大家都曉得，這兩天來，天是下了很大的雪，種田的人是不好到田裏做工去了，砍柴的人也不能上山去砍柴了，也許你們的老百姓多半是在家裏休息的，所以兄弟也奉了官長的命令派到貴村來演講……』他忍不住自己格格地笑了出來。在這時候，我們各自

喃喃地背誦着自己的演講大綱。

田野的水渠裏，淙淙地響着溶解了的雪沖下來的水聲，那枯槁的樹枝上瀉下點點的殘滴。昨夜被雪鋪透了那褐色的土壤，彷彿憑了陽光的熱力，逐漸從乳白色的雪裏鑽現出來。我們踐踏着擦擦有聲的殘雪，望着那吳村跑去。

在這村口，突然奔出一隻狼似的黃狗，跳躍地跟着向我們狂吠，可是我們並不恨這惡狗底狂吠聲，因為牠這樣地狂吠着，已替我們驚動了這村裏不少的老百姓。我們躊躇在一間磨坊的門前，逐漸有許多老百姓彳亍地向我們圍集起來了。——這些聽衆，有些是能夠念那旗子上所寫的字的老頭子，幾個剛纔在磨坊裏做着工的男子，和一些硬要多拿幾張傳單的小孩子；其他還有一些不敢走近來，祇是遠站在她們家裏門口的婦女們。

『浙江的老百姓，』我竭力裝着鎮靜的樣子，開始向聽衆說了，『我們是奉了官

長的命令，派到貴村來演講，請你們大家靜靜聽着吧……。

『現在萬惡的軍閥的殘部，已經被我們在坪村打敗後，退到距離此地二百多里的桐廬去了；從此你們就是生存於革命勢力統治之下的浙江老百姓了……』

『所以兄弟想把軍閥的罪惡和諸位討論討論。我們要明白什麼是軍閥——軍閥，是以淫威的勢力去鎮壓他所統率的弟兄，爲了他個人的利益與地位，無忌憚地剝奪窮苦的民衆，和使無數的士兵互相屠殺，這就是軍閥啊……你們大家都懂嗎？』我
向他們發問，但他們微微地搖着頭互相看看，似乎沒有聽懂。也許這樣的演講未免過於漂亮了，反而使他們聽不懂；倘使要說些比較實際一點的話，而能使他們可了解的，那祇有不根據演講詞去說，而自己發揮個人的意見。於是我立刻改掉了調子：『北兵把你們的雞子掠了，你們要向他們討洋錢，他們就說，「操你奶奶，老子吃雞也要錢的嗎？」這就是沒有紀律的軍閥的弟兄；因爲他們的官長不發餉給他們，把他們的餉

錢拿去向外國多買幾根殺人的傢伙，讓弟兄去掠你們的雞子，但他們說是爲國爲民，那麼這種東西就是軍閥啦！」

我嚥下一口口水，偶然聯想起過去我們的連上，也有同樣的一個士兵，他害了一場大病好了後，去偷了一個老百姓的雞子，結果被人控了立刻拖去槍斃了，於是我又再聲明一句：「軍閥就是××××××××××……其他就沒有別的軍閥了！」

「北佬壞麼？」我再望着他們發問，他們依然互相看看，祇有一個抽着煙筒的老頭子，他噴出了一縷濃煙，纔做着手勢說：「是的，北佬壞哩！他們的屁股都很大的！跑不動。」

「呸！」不知道誰發出這一聲唾罵。

輪到漢東，阿祥侃侃背誦般演講時，他們漠然的聽着，好像感不到什麼興趣；可是在漢東說了一句：「我們要打倒殺害窮苦的農民那種可惡的傢伙呀！」的時候，他們

卻頓時興奮起來，似乎覺得這句話是十分動聽。

我們囚在這鬱悶的營裏已有兩三天了，同時我們又不願意跑到街上去逛，祇是大家都躲在營裏不住地發氣。有時，我們吃飽了飯便像豬一樣的睡覺，但有時睡不熟了，心裏感到悶不過的時候；那我們就要無端地尋些事故來互相唾罵，吵架，甚至激烈的暴鬥。並且這種打架，我們也不會顧到晚點名時，那連長會給我們這些打架的弟兄以鞭子的毒鞭；總之，像這樣的日子，我們要借一樁痛快的事，能使我們發洩心中所蓄的憤氣。

『喂！一點借支都不發麼？』這是一個第五班的弟兄躺在他的鋪上說。

『×××！』粗魯而懊恨的咆哮。

「唉！」那弟兄又說了，「要是三個月的餉發了，那恐怕我們過不到兩天工夫就花完了哩！」

「你這小鬼……我們對你不起，你這壞畜生你還想把餉錢積下來好回家買田去嗎？」

我們誰都向他唾罵，甚至以指頭亂敲他的腦壳。

「哈哈……這孩子真會想哩，」我笑着揶揄地說，「把餉積下來的時候，我們正夠替你買一具棺材啊！」

「要發餉了呀！」賈阿祥偶然狂喊起來，那時候，我們突然瞥見排長已立在寢室的門外，因之我們大家便頓然肅靜起來。

這也使我們自己覺得十分驚異：何以我們大家都在默然不響，祇管各自尋着擦槍的白麻布和槍油呢？但我們終於把自己的馬槍都擦得很光亮，彷彿準備馬上要開

拔到前線作戰似的。當大家把馬槍擦得不留半點銹痕的時候，我們便像傀儡般的坐着，互相瞧瞧你我的動靜。而纔從營部回來不久的炳生，他甚至把自己的包袱和毯子都重新整理起來。

天色沉沉地晚了。霏霏的雪片從烏藍色的天空向大地飄下，颼颼的北風把渠中的冷水逐漸凝成了冰條。雖然天氣是這樣嚴冷而使人不住地戰慄，但我們底心坎裏卻好像燃着一團火焰一樣，尤其是在那幾盞馬燈開始映出幾點淺紅色微光時，更使我們的神經緊張起來。這誰都能預知我們要演出一齣駭人的舉動了。真的，在這時候，營中實在充滿一種可怕的恐怖。

到了這鐘點，本來是輪到我在大門守衛了，可是當我循例背起子彈拿了馬槍走到大門接班去時，看見守衛的人已不是我們這些弟兄，卻是得連長每月津貼一塊錢

火食的班長。

『這個鐘點是我守衛了，班長？』

『胡說！』

『好！我們弟兄永遠不要守衛了！』

他沒有回答，依然好像廟裏那幾座巨大的菩薩一樣站立着不動。於是我再向官長的房門裏偷偷地窺看着他們的動靜，祇見他們都畏怯的躲住房裏。

他們看見我跨回寢室裏來，就似乎有所憑依似的高談起來了。漢東破喉地喊着：『我欠了食物攤那老板四百錢，如果他明天要來討賬的話，那我就打他的嘴巴！』

『是呀！』另一個弟兄也在喊，『我欠了福生兩角錢，他把我的毯子拿去抵押了。你看，我晚上蓋什麼啊？』

「呸！步兵的弟兄此刻已經喝得爛醉了，我們祇有跑到街上呼幾口北風！」

「你看，我這身子瘦得像棺材裏的東西一樣了，要想買一角錢的肉吃也不成功

哩！」

「喂！你也看看我這爛得發臭的腳啊！這是提着礮踏傷了的，聽說裏面的毒已經很深了，要是我這腳爛得不能跑路的時候，出發了，誰來提我走？恐怕還把我像什麼「身體孱弱，且患足病，不堪服務」那幾句漂亮的話把我開除了哩！」

像這樣自暴自怨的吶喊，大家都像瘋人般譁然地叫着。跟着隔壁的第二士兵寢室裏，彷彿與我們這寢室同奏似的，也是同樣地在嚷喊了。在這當兒，靠近廚房那一隅，突然有一個伙伙奔出來，他也站在那兒大聲地喊了：

「喂——你們自己打算好了，明天我們就不燒飯了呀！」

給這伙伙這樣地喊了，吶喊，咒罵，咆哮……的聲音越加鬧得厲害，幾乎使人們的

耳膜都要震蕩了。

『要發餉了呀！』

『發餉呀，發餉呀，餉呀，餉呀，餉餉……！』

在這時候，我們已經坦白地狂喊了出來了。

我拿了一根棍子，奔到廟裏的一角那大鐘的底下，舉起棍子用力把這大鐘噹噹像火警鐘一樣地亂敲，接着又是廟中的四處槍頭捶下地板的響聲；和敲着玻璃窗，壁板及其他種種的聲音，轟然地鬧得好像在打雷一般。

『拍拍！』是兩聲槍響，從連長的房外閃出兩點火光。這時喧嚷，吶喊，咒罵的聲音頓時肅靜無聲了。我瞥見漢東從寢室裏奔出來，他伏在一條大木柱的後面，迅速地把手子彈上了鎗筒，正要提起向那閃過兩顆火光那兒瞄準，我立刻搶上前去把他的馬槍接住了！『別忙！』

於是他喘着氣把馬槍放下，又囁囁咕咕在罵着。

「關什麼？——你們這些土匪！」連長站在那兒挺了胸膛，裝出威嚴的姿勢破喉的咆哮着。

「報告，連長發了餉給我們就不是土匪了！我也咆哮着說。」

「你們這些土匪要關發餉？——啊！餉是我連長的荷包裏挖出來的嗎？那我連長至少要把我父親的遺產拿來給你們發餉土匪！不論發餉與不發餉，當兵總是要絕對服從的！」

「報告，連長！我們去弄別人的遺產回來自己發餉，好嗎？」

「胡說，忘八！你們是革命軍的弟兄！」

「連長！我們窮得像土匪一樣了！」

我們說了這句話，幾乎把他嚇呆了。他那威嚴的姿勢，頓然變掉了冷靜而和緩的

態度，他說：

『好！弟兄們！你們弟兄的苦，我連長都曉得的；不過你們是有紀律的革命的弟兄，不應該像土匪那樣的軍隊要鬧發餉啊！弟兄們，你們爲什麼要這樣胡鬧呢？剛纔我連長已經領了犒賞金回來了，等到點過名後，你們的袋裏就有一塊光洋了！』

『哦！好啊，連長！』連光似乎高興不過向他道歉似的喊了。

『哦啊……』

『打倒列強！打倒列強！……』

我們這些弟兄重新喧嚷起來；有些好像勝利了似的高唱起歌來，但我們唱了幾句，又似乎感到這首調子不適合我們的心境，因之沒有唱完便停住了，祇是又像剛纔那樣地嚷喊而已。雖然我們還這樣地在狂喊，但連長也不再禁止與叱罵我們了。

在晚點名的時候，我們照例集合於廟中的塔前，連長向我們滔滔地說了一套訓

話。他說，我們不要愁沒有餉發，祇不過目前的餉還在後方，沒有運到前線來；並且在現在我們的革命軍已經佔了七八省的地方，不憂找不到軍餉發給我們。他又說，現在革命的勢力節節向着中國北部發展的時候，僑居於外國的華僑也捐款給我們幫助革命了；就是中國的商人，什麼銀行的老板也很贊同我們的革命軍了……所以我們革命軍不愁沒有軍費，你們弟兄也不要愁沒有餉發，不過我們的軍餉卻在後方還沒運到。但是，現在我們身邊沒有一個銅板，這上級的官長也曉得的。×指揮官也很懂得我們底弟兄的窮苦；並且我們在坪村一役，把敵人打退了，這都是我們弟兄的革命精神，所以×指揮官犒賞我們每人一塊光洋，是獎勵我們這些努力殺敵的弟兄……

連長按着花名冊的次序喊着我們的名字，我們每人都從他的手裏領得一塊光洋，並且還要向他行一個軍禮。在我們大家領了這塊光洋後，連長的態度突然重新嚴厲起來了。他開始睜着那雙炯亮的眼睛說，如果我們領了這塊犒賞，不正當地花了，或

者花來作犯軍紀的事體；如賭博，嫖婬子……就要給我們抽一百鞭以上的處分。

士兵的寢室裏叮噹叮噹地響着光洋的聲音；有些弟兄把這一塊錢翻來翻去的看個仔細；有的很珍重地把牠用一層層的薄紙包起來，藏在他們那內衣的袋裏。

「這塊光洋幾乎要流血了！」漢東手裏在拋着那塊光洋說。

「是的，」我插嘴說，「努力殺敵，不是流了許多弟兄的血，我們纔得這塊光洋麼？」

「那麼，如果我們再想多弄一塊錢犒費，不是要多努力多殺幾個？」

「是的，殺了才犒賞！」

這天晚上，我們的舉動是萬般的使人吃驚的，因為我們是已經準備流血，準備犧牲了，纔獲得這末多的勝利。然而，我們終於算是有一點代價了。但我們好像還不滿足似的，這不僅覺得這小小的一塊錢，就是一百塊洋錢，似乎與我們這些弟兄沒有多大

的好處。

九

這營裏，簡直成了一個祕密的大賭窟了。有時官長們會放輕了脚步，鬼鬼祟祟的踏進這寢室裏來，那時我們依然毫不顧忌地默然的賭着，但他們祇知道我們兩三人聚圍在一塊兒，各人把那一件骯髒的襯衣放在膝上翻來翻去捉着虱子；然而我們是這樣地捉着虱子，他們卻不懂得這是什麼作用。雖然，我們這些早被生活所麻木了，頭腦的弟兄，倘若要想出一樁使我們能夠忘掉我們生活的乏味與痛苦而可藉之消悶的事情，那總不能說我們是個完全沒有腦筋的蠢人。這點，我們真夠聰明了：能夠借用了我們穿的那幾套蓄滿成千成百虱子的內衣，作我們的賭具。因為昨晚大家都握過了拳頭揮着手發過誓——如果被鞭子抽得沒有斷氣的時候，我們還是要賭呀！這是

我們的惡性難改的嗜好。可是聰明的漢東，在他未入伍以前，原是在他故鄉那種流氓社會裏的一個有名的賭徒，所以他賭博的經驗自然比我們高明得多，同時他對於賭博的方法也有相當的研究。這回他能研究出以虱子可作賭具的方法，對於減少爲賭博而受鞭刑處分的弟兄，實在有莫大的貢獻。

『多少呢，這一件？』我給一種眼色使他們注視着我這一件襯衣，低聲地問。

『五十隻以上！』

『五十隻以下！』

『四十五隻以下？』最末我自己也說了這麼一句。於是我把這件襯衣翻看着很留神地把一個個虱子都釘死個乾淨，口裏一面念着已釘死了的數目。畢竟給我贏得了六角小洋了，因爲整件襯衣裏祇找出四十二個虱子。這一來，他們便算輸了，但漢東雖然輸了，他卻還講述他的經驗。他說，那一個弟兄的襯衣有多少虱子，誰的襯衣不超

出二十個以上，那個號兵的又有多少，那個勤務兵的多少；又說，伙夫整年沒有洗過澡的，至少有八百隻以上……

炳生向我借了四角錢，他說他要買兩丈斜紋的藍布送給那洗衣婦的女兒，從此他便去了一個上午纔回來。在他回來的時候，他欣然地泛出不可言喻的微笑，手裏拿着一包牙粉，立刻便跑到廚房裏去擦牙了。他很認真地把自己那兩排黃色的牙齒拚命地擦着，甚至把牙牀擦傷了還是繼續擦下去。我站在旁邊呆望着他，他轉過頭來向我一瞥，說道：

『她的紅色的嘴唇，紅色的兩頰都給我抱住嗅過了！』

我笑着說，『她不難爲情嗎？』

『不，』他喝了一口漱水噴出來再說，『頭也不敢擡起來哩！』

我依然在笑着，祇覺得這是使人很愛聽的趣事，所以還是站在他的身邊再追問

下去：

『送你兩丈斜紋藍布，她就願意給你抱了？』

『胡說！』他似乎有點替她難受地向我責叱。『我現在是當着二等兵，是怎樣苦的，我都告訴她了，並且她還倒在我的身上替我哭！』

『真的？』睜大了眼睛向他問，他卻重重地點點頭。他癡想了一會，纔說：

『她說，雖然我騙過了她，但是她的心實在永遠被我騙去了，她要愛我一百年！』我格格地笑着。他又說，他希望他早點出發，將來打到上海的時候，這種沒有餉發的丘八不要幹了，最好到廠裏去做工，不然拖黃包車也可以，那麼以後她便和母親同到上海去……他又說，她說到到上海以後的事情，便說不出來了，突然臉兒也緋紅起來。

聽說，我們第二排的龔排長被免職了。他自然是一個失意的排長，記得我們以前

看見他是和連長勾搭得很好的；好像他是連長的同鄉，是連長私人所用的私人似的。那時，他有時會做出許多可恨的舉動，就是故意在連長的面前去獻殷勤，提起他的大脚向我們的下身亂蹴。所以在那時候他很贏得連長的信任，並且給我們這些弟兄造出了一種謠言，說他快要升副連長了。可是近月來事情變了，雖然他還常常同樣地向連長去獻着殷勤，但幾次他都碰着了釘子。——因此，他得了這一個反感，便轉向我們表示出不自然的好感了。漢東也曾說過：『你看，他對我們士兵不壞哩！』

我祇以一種冷笑的口吻回答說：『——是的，不壞？如果他真的當起了副連長來，那我們的肚子都被他蹴破了！』

他的確是要離開我們的連上了，因為我們已聽見他在催促他的勤務兵快點把行李收拾好。然而他雖然走了，與我們當然說不上什麼離別的感覺，因為我們一向生活於他那鞭撻之下已經夠受了；不過在我們所感到惆悵的，就是他走了，恐怕新來的

排長比他還要兇惡，還要殘暴！

在傍晚，漢東突然奔來告訴我，說那新來的排長已經到差了，那是一個身材又高又大的漢子，看去好像是很忠實的北方人似的；並且也不像那些很呆笨的北方人，雖然我聽了漢東說得這樣狠，但我總是希望着事實不致那樣壞。我悵然地踱出了寢室的門外，向營中四處探望，但總不會瞧出一個陌生的官長，祇有看見一個臉黃肌瘦的陌生的勤務兵，挑着一擔行李從大門那裏走進來，於是我唐突地走向他發問：「喂，找誰呀，小鬼？」

「黃排長，」他歇住了脚喘着氣說，「他的房裏呢，弟兄？」

我沒有回答，儘管向他凝視：瞧見他那蒼白而瘦得猴子似的小臉，和那雙滯鈍而帶着沉鬱的眼睛……他的一切，都不像其他得寵的勤務兵那麼活潑，在他一切的表情中都是現着陰鬱的樣子。這真使我添上不少的畏怯了：因為在我們平素的生活

得了一種經驗：如果要看一個官長是怎樣子的，那祇先觀察他的勤務兵。現在，這新來的排長的勤務兵是這樣愁鬱的，我相信我們這些弟兄也不容易處在他那咆哮之下過活了。

我沒精打彩地踱回寢室裏來，頹然倒在自己的鋪上；那時，我不知道怎樣要泛出了潛逃的念頭來。我竭力反覆地考慮着，考慮着逃向什麼地方，逃了之後的命運，和我誰和我一起逃等的問題。但我始終在考慮着。一方面我考慮到逃了萬一被抓了回來要槍斃時，那樣慘酷的犧牲；另一方面也考慮到在這樣殘酷像刑場般的生活，怎樣可以過去，自己也不得不要冒險一次了。我爬起身來忙着找了炳生和漢東倆，走到廟中僻靜的牆角那兒，把我們要潛逃的苦衷儘情的吐露出來；可是他倆祇睜大了眼睛呆望着我，後來漢東蹙起了眉頭說：『開小差不是更危險嗎？』

『唉！』炳生歎了一口氣，『我們再過着這樣的日子，祇有因了過度勞傷，生肺病

死啦！

『是的！我們目前橫豎都要死了！』我說。

『逃到什麼地方去呢？』漢東又問。

『祇有撞命運！』

我們終於討論得毫無結論便跑了回來了，因為事實的壓迫使我們沒有半點兒活動的餘地。

這位新來的排長，在晚點名的時候，我們已經看個清楚了。他的體格實在比別的官長有點特殊的地方：就是他那寬大的胸部，兩隻格外粗大的手掌，和一條顯着很忠實似的鼻子。點名之後，他特地要向我们這排士兵訓話。他說，我們礮兵在作戰的時候，任務是如何地重大；如步兵的渡江，前進，衝鋒……都靠我們的礮兵去掩護他們。不過礮兵因移動的困難，每每會耽誤步兵前進的時間，所以這個責任就是放在我們這些

敵兵的弟兄的肩上……他侃侃地吐出一套含糊而使人聽不清楚的話來，並且也沒有高低的音調，聽來好像一個人咕咕咕咕在發着牢騷似的。這一來，漢東立地便替他取了一個綽號叫做『機關槍』。

隊是解散了，我們發着嘈雜的聲音擠回寢室裏來。我正要躺到自己的鋪位裏去，預備解了綁腿去睡了，但忽然跨進來了一個傳令兵，他走近我的鋪前說：『老嚴！黃排長喊你！』

他說了便立刻跑了。那時候，我的腦袋裏祇是現着那排長的強健的身軀，和他那兩隻粗大的手掌；同時我又後悔不該不早點開小差。——我知道這是不可托辭不去的，於是我祇好鼓了勇氣直奔到他的房裏去。

『報告，排長！』脫掉了帽子向他鞠了一個躬。他微微點點頭，露出微笑的模樣問：『你是嚴阿保嗎？』

「是——報告排長！」

他懶洋洋地拿起了放在桌上那本花名冊，翻看了一會兒纔說：「聽說：你在這連上是已經幹了很久的弟兄了？我想，軍隊裏的規矩你是很懂得的，現在你們的班長年紀老了一點；據他說他對弟兄已有許多管不來的地方，但是你——你總可幹得了的，並且又是那麼年輕？」

好像在行軍時突然把那提着的後架放下來那麼輕似的，在他說了這一套話以後，因為剛纔壓在心頭的恐懼已經變了一縷青煙。可是這也是一樁要我躊躇的難事。

「報告排長，不行的，我實在幹不來！」

「爲什麼？」他望着我問。

「報告排長！並且我不敢打他們！」

「哼！」他那鼻子顫動了一下，「因為我排長相信你管得來的，那我纔要你去當班長！」

我說，「但是我是二等兵怎可馬上當中士的班長呢，報告排長！」

「你這蠢傢伙，要老是當弟兄嗎？」

「是的，我寧願提礮，不——報告排長！」

雖然他還像哄孩子似的，說了許多花言巧語來誇說當了班長將來是怎樣有希望，但我依然是說幹不來幹不來，使他不好再說下去。當我向他鞠了躬從他房裏走出來的時候，他已經睜着一雙發怒的眼睛盯住我了。我回到寢室裏，他們向我問，排長要我到底是什麼意思，但是我沒有回答，祇是癡想着，像我這一個當着二等兵的弟兄，怎好立刻升到當中士的班長呢；並且平素我也不是一个絕對服從官長命令的弟兄？

假使你要擺脫這種士兵生活的話，除掉冒險地逃跑了一次，和自己撞着殘廢了的時候以外，那你祇有獨個人去絕對服從官長的命令。不說完全要做個官長們馴良的丘八，或者說要對你的官長像上帝一樣更妥當些，也許可贏得官長們的體貼，他們會把你提升到班長來，但這卻不儘是我們所要求的出路。——像我們這班的班長，他已經當過兩三年班長了，對那種官長可畏的威嚴已盤据了他的腦筋，在他那種生活中祇有愁慮着幹錯了官長們所不快意的事體。可是從昨天起，他在軍隊裏的生活再踏上另一個階段了，就是他已離開了打踢士兵的生活，去當起軍械上士來。

然而我們這班的班長，結果是由趙連光去補任了。他也是從二等兵擢升到中士

的階級因爲他慣唱那淫調『十八摸』每每使得許多在愁鬱着的弟兄忍不住發笑了，因之許多弟兄都和他要好起來，這是連長給他當班長最主要的原因。那十八摸的調子不再從他的喉裏唱出了，他卻開始擺出了板板的臉龐來。有些不知趣的弟兄，依然和過去一樣與他開玩笑，或者依然同樣地喊着他的綽號；更有些俏皮的弟兄以爲十八摸當起了班長，從此便可不受拘束與打罵了，便毫不顧忌的儘情地放縱與胡鬧起來，可是他卻不容氣地罵了：

『老子對你們客氣了，你們還不給他一點臉子嗎？』

記得在當了班長那一天，這些弟兄是如何的高興和愉快呢？可是現在他祇有給這些弟兄一個沉重的失望和悲憤！

有時他會走出了營中，跑到城外那廣渺寂靜的原野上，在那兒徘徊着，獨自張着嘴巴破喉叫着而去練習喊口令。

漢東對我問，「這個傢伙，你看如果我們出發了提不動礮的時候，他會像那老班長一樣鞭我們不？」

「當然啊！」我說，「祇要他仍舊是當我們的班長！」

從俘虜收容所押回來了一大批的俘虜兵，聽說這些俘虜是完全補充來當二等礮兵的；可是一共有多少俘虜呢，那我們不會一個個的點過，祇有聽過廚房裏的伙伕頭吩咐那個燒飯的伙伕，這頓要多燒四十個弟兄的飯。這批俘虜，他們的臉部大都是灰黑色的，好像那些印度人一樣；我想，他們至少有兩三個星期沒有洗過臉了，不然他們決不是在這兩天來從前敵捉回來的俘虜。他們的身上祇罩着一件單薄而破爛了的內衣，在這樣嚴冷的天氣裏。這不消說，他們的外衣及其他一切的東西，都是在他們被我們繳槍後，給我們的弟兄掠去了的；更由這可猜到這批俘虜兵大概在坪村那一

役被我們俘虜過來的了。在他們從俘虜收容所押回到連上的時候，我們大家圍站着他們的週遭，瞧着他們那樣像觸着電般戰抖得幾乎站不住的身軀，有許多頑皮的弟兄也無心去打他們的耳光，祇是呆着向他們苦笑。然而他們總是畏怯而不敢親近我們，好像要怕我們再把他們的內衣也剝了。有些弟兄向他們譏笑說：

『老鄉，不要打囉！』

『老鄉，老鄉，繳槍，繳槍！』

『好老鄉，來繳槍！』

都是說出這一類的話去諷刺他們，可是他們有些祇低住頭不敢直視我們，但有些還苦着向我們表示親善；並且叫我們做『老鄉』。他們是關閉在一個大空房裏，那裏已經擺着了一大堆稻草，當他們擠入這房裏的時候，他們便搶着要把全身鑽入這稻草堆裏，因為他們實在冷得難受了。在這房外的側面，派了一個步哨站立在那兒，是

監視着這些俘虜兵們底一切的舉動。我和漢東倆站在房外留神地凝望着他們，跟着也有不少弟兄再跑來向他們恐嚇與嘲笑。

「喂，老鄉！把汗衣都脫了，不要熱壞了呢！」

「唔，你們冷了，怎麼不去掠老百姓的棉衣穿呀？」

「哈哈……他們祇要掠姑娘的棉襖，他們都穿不上的！」

「喂，老鄉，餓嗎？天井那裏有很多冰塊……哈哈！」

「哼！好傢伙；我們的司務長已經替你們買了好幾十具棺材，擺在城外的荒地等着你們了！」

「噯！好傢伙，捉了我們的革命軍，就把他們丟進火堆裏去燒，斬頭，槍斃……我們也照樣辦哩！哈哈！」

可是他們一點也不害怕，在給這些頑皮的弟兄這樣地恐嚇着。在這批俘虜兵當

中，我發見一個年紀未滿二十歲的年輕俘虜；他在沉默着，眉頭微微相蹙，眼簾不時在閃合着的……看去也不像從前當過勤務兵的小鬼，因為他具有一種獨特的性格。我跨進這房裏走近他的身邊，以一種很親熱的口吻問：

『小老鄉，冷麼？』

他擡起頭睜住他那兩隻敏銳的眼睛向我凝望了一會纔說道：『也不冷……老鄉。』

『你在什麼地方被繳槍的呢？』

『坪村啊，』坦然的說，『替你們的輸送隊挑了兩天子彈，纔送到俘虜收容所去！』

『爲什麼你們俘虜了我們的弟兄，要把他們用火去燒，斬頭，槍斃……這樣的慘殺？』

『不，』他詭辯地說，『這些我們弟兄都不幹的，祇是當官的要我們是這樣！』

我從他的追述裏知道了許多他們底士兵的生活。他說，他們的官長殘暴極了；如果槍殺了一個弟兄，一個勤務兵，一向是很平凡的事，而弟兄們也不敢去抗議和議論；因為許多弟兄祇認為官長是不是那樣人類的一羣，卻認為他們是可畏可恨的官長！有時他們的弟兄也感到這種的日子不好過；然而，除了老百姓畏怯於他們以外，他們祇能去欺侮老百姓，這是他們底唯一的慰藉，快意……同時又是還留戀於士兵生活的一部分原因。

深夜底寒風蕭蕭的怒號着。我在午夜冷醒來的時候，除了聽見同一寢室的弟兄們喊出冷啊冷啊的苦叫外，還遙遠地聽見俘虜們的睡室裏浩然的發出一種沉重的呻吟。

黎明的時分，連我自己渾身也在戰慄不止，這樣嚴冷的黎明，實在冷得難堪啊。可

咒罵的那乳白色的雪片，漫漫地下了了一個長夜，這時從窗隙與破洞間吹進來的寒風，彷彿向着人們的肌內刺進一樣的冰疼。這時廚房裏的伙伕們已經起來燒稀飯了，因為那房外已在隱隱發出一點火光，和不斷地爆響的燒着乾草的聲音。我戰戰兢兢地爬起牀來，迅速地吧毯子披上身，便走到廚房裏烤火去。

廚房裏的竈前，已經有幾個第七班的弟兄躺在那堆乾草上烤火了；因為他們所睡的那間寢室比我們的還要冷得多。他們那失眠了一宵的眼睛，倦得像雕刻般的不會閃合，祇是凝滯的呆望着竈洞裏的火花。然而我擠進了他們的當中，他們並不叱罵我佔了他們的位置，祇是沒神地深深沉默着。據我看來，他們好像剛才議論過什麼似的，此刻大家都怨恨着這不能解決的愁題。

躺近竈洞的那個弟兄自言自語地說：

『如果我們不去賭博，把那塊錢去買一件棉衣，就不致挨冷了！』

『當弟兄該要受冷的！』我一面戰抖着一面笑着說。

『那麼，』那弟兄再說，『我們就不是人了，還是有毛有羽的禽獸？』

『也許，我們的日子比禽獸差不多吧？』我說。

另一個弟兄對我問：『你的意思是說我們的日子不像人的日子嗎？』

『一點也不錯，假若我們是過着人的日子的話，那我們當然不要受冷！』

『不，』那弟兄又說，『祇是我們要賭博；如果不是那樣愛賭的話，那我們自己也可買一件棉衣了！』

『買一件老百姓的棉衣？』

『是，』他回答，『軍服可以罩在外面。』

『唉！』我不禁嘆了一口氣，『從前我也這樣想過，並且那一件老百姓的棉衣也買回來了，祇是那時天氣還不大冷，我便把那件新買來的舊棉衣裹在包袱裏，打算再

冷一點纔穿的誰知那次營務檢查的時候，官長檢查我的包袱，他們看見有這樣的一件老百姓的棉衣，他們說恐怕我要逃跑了，便把那件棉衣檢去沒收了。你想，官長們寧可你們冷死，卻不能給你有一件老百姓的便衣，你們開小差也不輕易些！

我說了，他們依然低頭不響，並且用力咬着他們的下脣；於是我再奮興地說下去：

『你想，我們禦寒的東西，官長們祇發給我們一套白色的襯衣襖褲，一套不結實的棉軍服……這一來，我們不是好像該要受冷的嗎？』

再沒趣地過了兩三天的辰光，那不可吐露的抑鬱，沉悶，又使我們感到難於消磨一整晝夜漫長的時分了。因為我們那塊錢早已輸掉了，花完了，再不能尋點快意的事體去消磨這乏味的日子；於是再像過去一樣鬱悶地囚在營裏。有時祇吵吵嘴，打打架，有時吃飽了便像豬一樣地睡覺。然而這樣的生活不僅要感到乏味，同時逐漸可使我

們一天天委靡與頹廢。可是我們一方面是希望着能早些再出發，讓我們好離開這乏味而鬱悶的廟裏；但是我們再想到出發行軍的時候，要過那痛苦的鞭撻生活，卻又使我們怯然不敢再妄想了。

我是被這種低微而隱約的音波驚醒了。

我們正在迷朦的酣睡中，隱隱聽得空間號着呼呼的冷風，因此愈使我們蹙縮着兩腿鑽入被窩裏去噴出鼾息。可是那時候還是午夜呢，我在那迷朦的睡夢中，似乎在寢室外的迴廊那兒，不時聽見有人行走似的履聲，和一些竊竊斷片的對話。過了一會，我的腦筋全然清晰了；並且聽見廚房裏的伙伕們，給伙頭在他們那酣睡中喊醒時，叫出那種夢話般的咒詛。

驀然的，在這寂靜的酣睡中，那可咒罵的起牀號竟然淒切地叫了起來。弟兄們都從睡中慌惶的爬了起來；有的奔到寢室外去瞧瞧那沉黑的天空；有的戰兢兢地忙着

把他的毯子，包袱收拾起來；有的還在惺忪着不會睡醒的，便再倒回鋪上，重新蓋上他的毯子；有的便自慰般說了一句，『吓！那個混蛋的號兵昨晚喝醉了酒哩！』也倒回他的鋪上去……我總不免要猜疑着，因為這樁事來得太希奇了，那時我也猜疑着敵人反攻了，我們馬上要退卻。

也許漢東也是和我同樣的猜疑吧？他的身軀不住的戰抖着，並且用力緊緊的咬住他的下脣，是抑制着那上下相撞着的牙關。炳生好像失掉了靈魂似的，東跑跑西跑跑去檢好他的東西；有時便奔到大門去，昂着頭兒去瞧那沉黑的天空，和向那沉黯而悄靜的街衢去探望，這似乎他是要到那洗衣婦家裏走一趟似的，祇是這時候他沒有跨出大門的可能。

他再折回來了，我問：

『十八摸呢？』

「在守衛。」他喘着的回答。

「吓！」被我這樣嗤笑了，他們都立地靜默起來，睜住了眼睛，朝着臉向我凝望，
「退卻怎麼要十八摸去當衛兵？」

「不是退卻？」

「對呀！也許是出發的，不過不是向後方出發！」我竭力冷靜地說，「我們又要挨十八摸和機關槍的鞭子了！如果他們早些給我們知道要出發，不怕我們統統都要開小差嗎？」

「吓！」「他媽的！」「祖宗！」他們都唾罵了，便開始再懶洋洋地躺回去。

我們正在靜默着，機關槍突然跨入我們的寢室裏來，他瞧見我們還是躺在鋪上，便凝住了眼睛，盯着我們，口裏嘖嘖咕咕的罵了。於是我們纔無力地爬起來。他催促着我們快把毯子、包袱及其他的東西都要弄好，但我們向他問出發到那兒去，他卻沒有

告訴我們。

午夜大概過了，祇是還有個把鐘頭纔到黎明的時分。我們老是呆坐在那稻草上面，打呵欠，打冷噤，因為這時候冷得異常難受，我們把那些鋪在地上的稻草收集起來，拿到塔中把牠點燃了，我們便圍集於火旁取暖。

那些俘虜兵由司務長發給他們每人一套簇新的棉軍服，除了兩三個冷壞了僵臥於稻草上而不能動彈的以外，其他的都戰戰兢兢把軍服穿起；並且還要求值星官允許他們到塔中來烤火。畢竟他們都能和我們一塊兒躺近火堆的周圍。他們躺了下來，不時漸次向火裏移近，好像要火把他們的身軀燃了，纔能停止他們的戰慄。

那樣一束束的稻草投下火堆裏去，火光時暗時明的燃着；有時便散出一片片油煙所凝之黑灰，落在我們的身上，弄得全臉都變了像伙伙一樣黢黑。然而這些俘虜給這樣熱烈的熊火，把他們的全身都烘透了，便不再那樣戰抖，卻是悄悄地闔上了眼簾，

微微噴着鼻息，互相靠住了背睡熟了。

那俏皮的弟兄躺在一個俘虜的身旁，他呆頭呆腦的漠然向四處掃望，似乎感到寂寞和沒趣似的，老是呈出難安的樣子。他把那俘虜凝視了一忽，臉上偶然泛出一點欣笑，便俯下頭去在地上檢了一根稻草，又再像抑制不住地笑了，說道：「——唔！這個傢伙睡得怪難看哩。」當他正想把那根稻草的一端插進那俘虜的鼻孔裏時，我立刻做個手勢去阻止他，他遭了我這一個勸告，終於停止了這種戲弄了，好像是被官長所禁止了一樣。

「他們好幾晚都沒有睡了！」漢東很擔心的對他說了。

「這個老鄉曾告訴過我了，」跟着另一個弟兄指着那俘虜說，「他們留在俘虜收容所的時候，是被收容所裏的司務長去剋扣他們的伙食，到了我們這運上來了，我們的司務長也沒有給菜他們去嚙飯……」

『他們的伙食規定每天多少錢，你可知道？』我這樣問。

『和我們的一樣。』他回答了又繼續說：『他們幾天來吃的飯都很少，而天氣又是那樣冷！我看，再過十幾天他們還能活的怕沒有三十個！』

我們大家又重新沈默了：靠着那火光的映照，不時偷偷凝視着這些熟睡中的俘虜們的那些瘦得像骷髏般的臉龐。那時，我們對他們一向所抱了的敵意，彷彿因之而消失了。

使我們高興的吃飯號響了，大家掙扎地爬起來去拿自己的碗筷。這頓，如果我們的飯量是不怎樣大的也要勉強的去增加，因為吃過這一頓後，怕要挨到十九個鐘頭以後纔吃這天的第二頓。這一來，我們便不管吃得下與吃不下都要勉強吞嚥五碗以上；要是胃口不好，那末我們情願讓牠再吐出來。

當在狼藉地吃着飯的時候；連長徘徊於那塔中的四處，不時偷偷地瞟了我們幾

眼，這好像是巡視着我們的動靜似的；可是我們祇忙着把飯一口口的吞下去，再沒有第二個嘴巴讓我們去談話了。

『報告連長！』機關槍狠狠地從俘虜的寢室裏跑出來，走到他的面前敬了禮說：『十個動也不會動的了，我看不但不能挑破彈，連空手跑路也不行！』

『十個？——那麼十挑破彈怎樣走呢？』

『是的，還是雇伙吧，連長！』

連長躊躇了一忽纔說：『你怎麼曉得動也不好動呢？』

『是的。報告連長！』機關槍又說，『剛纔我也不相信呢，我以爲他們都是裝假的；誰知我拿了鞭子用力去抽他們，他們不但不去迴避，並且痛叫也不會喊了！』

『好的，好，還是預備到商會領伙子去吧！』

連長終於像很寬諒般答應了機關槍的主張。

那時候，東面的天角已散出一線睜微的曙光了。那鄙吝的軍需上士便忙着把那幾盞掛在空間的馬燈完全吹滅了，他怕多燃了一刻，自己要多一點耗費，因為這種洋油費是由連長撥出五塊錢的公費，給這軍需上士去包辦。這一來，我們常常都這樣嘲罵他說：把這些洋油費節省下來，每月可多到妓館裏去一趟。值星官手裏拿着一根很長的手電筒，在這廟中的四處像捕盜般的去偵察；不住地走近那幾座黑黝黝的菩薩的底下或者後面去探射着有士兵躲在那兒沒有因為到了此刻，要逃跑的弟兄們是不會在隊伍未出發以前從大門逃出的了。

營中異常的喧雜，真叫人耐不住了：勤務兵忙着替官長們打鋪蓋，收拾行李；伙伕們收拾鐵竈，鐵盆……種種觸物聲；和地上東一塊西一塊去滿了許多官長們所不要底破爛了的東西，那些雜兵和弟兄們去爭掠鬧噤噤咕咕的口角，叱罵及其他種種的怪叫。

我和漢東都被派了任務，跟着機關槍到商會領押仗子去。

天色還是沉黯着，街上除了看見一兩個部隊裏的傳令兵以外，還簡直尋不出半個老百姓來。我一面跟着機關槍走着，腦袋一面不斷的在想，到了惱極的時候，更覺得這連長越是可恨，因為他爲了『趁還活着去尋快活，』便不顧處在他那擺佈之下的人們的生命了。我明白：他並不是不知道天氣是這樣嚴冷，並且發給俘虜兵的棉衣早已領下來了；祇是他偏要把十個俘虜快冷死了纔發給。然而十個俘虜兵的生命是爲了他在還活着時要去尋快活便犧牲了；並且不僅十個俘虜這樣地犧牲了，我相信還有十個仗子至少也要替他流了一大泡血呈到他的荷包裏去。

商會裏的一個執事老頭子，很客氣的和機關槍說：『我們浙江的老百姓，誰都願意幫助你們革命軍，並且你們許多的官長又是我們的大同鄉。你看，我們商會裏接到你們貴指揮部的公函後，我們立刻已替你們找了許多輸送的仗子了……』

『你們浙江的老百姓很好，很好，一點也不壞。』機關槍似乎有點惱了便這樣的回答。接着這老頭子還說了一套厭聽的大話，而我們也無心去介意。

可是，我們跟着他們倆走到伏子室的時候，機關槍順手把那扇門一推，睡在這室裏的伏子們立刻掙扎的爬了起來。

『哦！』機關槍說，『你老還怕他們會逃跑，怎麼他們的手都綁着的呢？』

『是的，』那老頭回答，『你排長不曉得，他們是警察局裏替我們雇的。』

『他們都已發過一點工資了嗎？』

『不，排長，這個我們商會不管的。』

我們把十個伏子從商會裏押出來，好像把一批犯人押到別個監獄去一樣。

——這些伏子，據我看來，似乎是此地的無業遊民，叫化子……卻沒有一個家裏能有一口好飯咀嚼的人。

約莫過了一個鐘頭以後：一隊漫長漫長的隊伍，像螞蟻般很齊整地從這縣中的東門鑽出，向着那發着晞薄的陽光的那隅之廣渺無際的原野走去。駐紮了二十多天的上縣，牠那灰黑色的城牆逐漸從我們的背後模糊而隱退了。

十一

已是深夜了，我們還在黑黝黝的山道間喘着氣。

那種苦叫與呻吟聲似乎逐漸跟着我們的魄力而沈萎了；因為我們的體力不僅是疲乏到不可顫動的地步，就是連呻吟與苦叫也再難大聲地從我們的喉裏迸出。山道間的狹路異常崎嶇，異常峭峻；假使在這樣的深夜裏肩上没有提着半點東西的人，他都不免要感到難走，而我們卻提着一架三百多磅的礮架，靠着一盞馬燈的微光僅能照出那崎嶇的路面，浮蕩地提着在彳亍。這時候，我們的四肢已是倦得無力了，並且感到十分的隱疼，加之不時被官長的鞭子恨恨地向我們的肌肉毒抽……這種痛苦除了我們自己深深嘗着這味兒外，倘若住在城市裏的人們，他們絕不會想到在這荒

蕪深夜的山中有這樣的一批牛馬不如的弟兄在無聲的痛叫着；就是連親眼瞧着我們騎了馬的官長們，也不知道我們是另外在這樣的一個地獄裏。

黑森森的荒山現出一團團模糊的黑影，那遙遠的村莊裏朦朧而隱約地映出一兩顆燈光。我們的耳膜漠然的聽着：附近的田莊裏底汪汪的犬聲，馬蹄雜亂的踐踏着路上的泥濘，和凝在路旁那稿草叢裏滴答地滴下的點點露珠，其他是拍拍的鞭聲和官長們喊出走走走的咆哮……

我喘着氣昂起頭向前面張望，是希望在前面不遠的地方可眺見無數的燈光，或者前面就是我們今宵底宿營地——嚴州了，可是所見的依然是一片沉黑的荒野。

在這天正午的時候，我們正離開了L縣三十多里的光景，沿着那水色碧綠的錢塘江北岸望東前進。雖然那兒的景色是惹人留戀的，可是那時候我們的兩腿已感到萬般的酸痛，卻無心去欣賞這錢塘江畔的景色了。有些弟兄哭着在喊：『啊！報告連長，

提不起嚙！』

可是連長似乎不懂兩腿發酸了怎樣難受似的，因為他是騎在馬上，祇有他的喉裏不歇的咆哮纔覺得苦惱不過罷了。他罵我們嬌養了二十多天，現在行軍作戰了，非吃點苦不行……

接着大家都同樣地喊了，有些體魄孱弱一些的弟兄，好像支持不住地把礮架放下來，躺在地上懊惱地喘氣，因此排長和班長們便開始一面咆哮，一面以鞭子向這些弟兄的頭顱抽去。那十八摸呢，因為他沒有一條結實的鞭子，便解下了他的皮帶，擎着那皮帶的一端也是同樣向我們鞭撻。

這一天來，脫了隊伍而遺棄於路上的已有三個弟兄了。他們都是提着礮失慎的仆倒於地上，被那笨重的礮架壓傷了的：他們不僅不能再提礮了，並且不能跟着隊伍再走。當他們一個個的僵倒在路時，官長們卻責罵他們走路不留心，教他們躺在路

旁，等到可行走時纔趕上隊伍來。可是我們祇瞧着他們那噴着鮮血的傷處，便把他們棄掉於路邊了。我知道：這就算把他們的殘命斷送了，如果他們再過兩天還不能趕上隊伍來的話；那麼他們就是這錢塘江畔遺棄於路旁的新屍了。

含了冷意的霧水，漸次地把我們的外衣染得溼透了。晝間額上所迸出的汗珠，到了這寒冷的深夜裏，已凝成了一片片白色的冰片。

賈阿祥是和我們同提着一架後架。他一面喘着氣一面又在咒罵，再沉默了一會，他突然地像牛吼般哭起來。他越哭得厲害，步武越是遲緩，更使我們越覺得喫力，我便耐不住對他罵了：

『你老子還活呢，賤坯！』

漢東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大套話去哄騙他，可是他終於依然流着一串串的淚珠，卻不受半點哄騙。到了我們走到一個斜坡之下，他突然決絕地止了步說道：

『休息一會兒，我的兄弟！』

於是我們便把礮架放下來，躺在地上閉住眼睛偷睡，祇讓他獨個人還站立着向前面眺望。

——除了他以外，我們這三人都是被一響刺耳的槍聲驚醒了跳起來。可是我們忙睜住惺忪的眼睛向周遭顧望，可瞧不出什麼形跡。然而這時候山道間依然一樣的黑沉沉的，祇有剛纔走得落在我們後面的伙伕隊已經走過了這山坡了。

『這是大家都聽到的，不是做夢吧？』我想。

『賈阿祥呢？』漢東突然驚慌的嚷喊。

『難道……？』

『啊啊……！』

『啊啊啊……』

我們提着那盞馬燈四處去尋照，畢竟是在近處一條小小的溪畔發見他的屍體。溪中發着淙淙的水聲，那具新屍所噴出的鮮血逐漸瀉到潺潺的溪流裏去。山道間依然一樣黑黝黝的，而我們徬徨無依的在這溪畔戰慄着。

挨至第二天的傍晚，我們那胼胝的手足到處都已現着斑斑的傷痕了；而且，被那淅瀝點點的寒雨打溼了，越發覺得陣陣的隱痛。第二天的行軍，整連的弟兄還能完全地到達這宿營地——芝亞來；可是我們底身軀，簡直是半活半死了的東西。

到達這芝亞鎮裏的宿營地，天色已是入夜的時分了。在這鎮口的路上，積滿很高的泥濘，是經了許多人馬所踐踏成的，但到了我們走到這鎮口時，那些泥濘已被雨水冲到田間裏去；有時真使人難辨出那裏是路面，那裏是田間？

這芝亞鎮距離桐廬縣約莫三十里光景，當入夜後全鎮都悄靜了時，便遙遠地聽見桐廬響着畢爆畢爆底低微的槍聲。據這鎮裏的老百姓說，我們革命軍是在這天下

午四時前後，在桐廬和北佬接觸了。

這鎮裏除了我們三連礮兵在此地宿營外；還有指揮部，師部，及其他輸送隊……和十幾個步隊裏落伍的士兵。其他的大步隊都繼續開拔到前線去了。

我身上的棉衣已被雨水溼透了，並且也和褲子一樣染滿了褐色的泥滯。可是司務長祇發給我們幾束僅夠作鋪的稻草；要是我們向他多討一點的話，如果他向你發一聲咆哮，也要給你打一個耳光。於是我勉強走出這鎮外的一所田莊裏，去偷人家堆積在門前的稻草，是偷回去烘棉衣的。但是，突然從這家人家裏奔出了一個模糊的人影，站立着，含了怒意嚷道：

『誰又在偷我們的稻草呢？』

『我……當兵的！』

我強暴的回答了，那模糊的人影便畏怯地走回屋裏去——因為我們這種士兵

在生活上貯了不能發洩的抑鬱，祇有向這種老百姓去發洩。

戰線是瀰漫着錢塘江的兩岸。

在桐廬縣東角的小山頂山巍立着一座朱紅色的古廟，和一枝筆直的古塔，牠們與桐廬相隔着一條流出錢塘江的小河。兩軍的主力都集中在這條小河道浮橋的兩岸，互相衝來衝去。

我們的礮兵陣地，是藏在桐廬西隅那重重的山嶺間；雖然那天是漫天飄着迷濛的細雨，可是從這些山巔上向那前線眺望，卻可瞧得見桐廬縣裏冷悄悄的街道，錢塘江渺然的兩岸，都是十分清晰。我們這礮兵陣地距離敵人的散兵線大概二千米突左右；距離敵人礮兵陣地大概是三千米突左右，這些，都是由連長喊出了表尺的口令，我們纔知道這個距離。

我們在這山嶺上已經過了兩個整晝夜了。死傷了的弟兄們所流在土壤上的腥血，還不會給雨水完全沖去。這兩尊山礮連天來不歇地向敵人的散兵線，機關槍陣地，迫擊礮陣地，山礮陣地，和那古廟的近處轟擊。記得：炳生和七個立時炸死了的，十二個炸傷的弟兄，是因為在一天深夜的時候，那『眺望哨』報告說在敵人所佔着那座古廟的近處，隱約的發出幾盞燈光，於是那連長立刻不加思索地便在這深夜裏去射擊；誰知這一來就被敵人的礮兵發見射擊時炸然的火光，因之便觀測到我們礮兵陣地的所在，到了翌天黎明的時候，我們這陣地的周圍就飛來了五發敵人射來的開花彈，在我們的周圍爆炸了。於是炳生和其他七個立時被炸死了的弟兄，便變成幾具不整全的死屍。除了這些立時被炸死的以外，其他還活的和中了流彈的弟兄們，都由擔架兵運回芝亞的後方傷兵留養所去，祇有這幾具屍體，由我們士兵把牠們搬到嶺下，一具具地安排在一個偏僻的松樹林底。

在這重重的山嶺上露宿了整整三個晝夜，敵人終於在一個黎明全線退卻了。還活着的我們便向這嶺下去把這幾具屍體棺殮。我凝望着炳生那被炸破了頭顱的屍體，和聽着噙噙地爬在他那屍體上的蒼蠅，那時我祇深深怨恨着他也是爲了屠殺我們的而犧牲了。

十三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宣告革命軍已克服上海了。

我們在滬杭鐵路的中段——嘉善縣裏駐紮了半月左右，靜候着動員令向敵人所佔據的處於守勢的松江鐵橋進攻。可是東路底主力軍還是從嘉善向着松江鐵橋沿住鐵道展進；而我們是右翼的隊伍，便在閔行的東岸偷渡了黃浦江，並且在閔行與莘莊間的地方，和敵人作了一個很小的接觸，一夜便終於把敵人擊退了，這是我們佔領上海底先鋒的隊伍。

在二十一日底傍晚，我們很愉快地從那莘莊車站出發到達滬南的龍華了。這天，雖然我們的額上還是一樣迸着汗珠，而墩架的重量也沒有減輕，但在往日我們的行

軍時口裏總不免要喘氣的，可是這天的行軍大家卻發着哈哈的笑聲，和互相高談起來。真的，這天不論官長與士兵們，甚至頂要吃苦的伙伕，他們的臉上都泛出一點快意。跟着鐵道向龍華那古塔走近的時候：可瞧見一幢幢西式的高樓與大廈；遠近的工廠，樹立着無數烏黑色的煙囪散出稀淡的煤煙；一切繁華都市裏的建築物……這一切都使我們看來像天堂似的；因為我們半年來大半是在那荒涼的深山裏過活，早已使我們厭倦極了。這天晚上，我們便在龍華附近的一個村莊裏宿營了。

這二十二日的清晨，淡紅的陽光照着了大地，失掉了寒意的微風把田原裏綠茸茸的小麥吹得像漣漪般波動着，路旁一列列的枯樹上已發出一兩片綠色的萌芽。正吃過了早飯，全連的官兵都悠然靜待着那離開這宿營地的動員令。我獨個人偷偷跑出龍華的郊外，倚在路旁一株樹幹，逍遙似的向四處張望，可是這天遠近的工廠已看不見煙囪頂噴出淡薄的煤煙，這些廠裏似乎是靜悄悄的。一陣微風吹過了樹梢蕭

蕭地響了；跟着是畢爆畢爆的像我們聽慣了的音浪，低微的傳入我的耳膜，但我仔細審別了一忽，纔知道這確是遠地所響着的槍聲。一隊穿着深藍的和深黑色衣服的羣衆，沿着這路走近；他們沿路熱狂的高呼着，和左揮右舞的搖着手裏擎的那面小旗子；然而這些結隊遊行的羣衆，大半是強健的勞働者和一些女工，他們那些旗子都寫上：

工人團結起來！

歡迎北伐軍！

那樣的字樣。

他們有些笑着向我打招呼，我祇不自然地苦笑着向他們點頭；雖然我們每每佔領一個地方的時候，也有歡迎我們的羣衆，可是不像他們對我們這些弟兄那樣卑視。一個工人脫了隊伍走近來，親熱的把我的肩上一拍，說道：

『阿弟，你們苦了！』

「……」可是我呆笨的笑着，不知道該是怎樣回答。

「喂，這是什麼地方的槍聲？」我問了。

「噢！」他退了一步說，「我們前天就開火了，和北佬打了兩天兩夜，你們也要快點趕到北站去！」

「你們是工人？」

「是的，我們是。」

我很想他能仔細的告訴我——關於這些事體。可是他看見自己的隊伍已經走了很遠，他匆匆從袋裏搜出一根香煙給我，便趕回他的隊伍去了。我祇拿了他給我的那根香煙，呆望着他的背影。

是在九點鐘的時刻，我們便跟着步隊沿着鐵道開往北站去。經過了梵王渡車站以後，在這鐵路的两旁：東西是築有重重的電網，網下挖着很深的濠溝，而濠溝裏伏着

一個個臉上帶了幾分驚慌的外兵；西面是有一幢幢宏大的工廠，而廠外的周圍，是那些矮破而卑陋的工人住的草舍……這時候，鐵道旁擠滿成千成萬的勞働者；熱狂的喊着口號，手舞足蹈的把手掌拍拍的亂鼓。這種拍拍的響聲，和喧嚷的喊聲，彷彿與北那邊送來的槍聲同奏一樣。

走完了那熱狂歡呼中的工廠區域，便在這開始像網狀般的鐵道上，把捉來那尊迫擊礮放下來。連長命令我們將這些礮架安配上了，便派機關槍往前線去觀察。有幾個從前線跑回來的武裝工人，連長走前向他們探問此地的地勢與情況；可是他們很簡單的回答了，便叫他向前敵多打幾發開花彈。不多時，機關槍從前線奔回來了，他說：

『沒有別的可打的目標了，祇有敵人那幾列鐵甲車！』

『鐵甲車』連長說得像一個回聲似的，『這種迫擊礮有什麼效力？』

然而站在這巷戰裏的鳥瞰說來，實在用不着礮響了，不然也很難選出一個準確

的目標。這時連長是躊躇着，好像摸不着頭緒似的，老是遙望着前線默然的在思索。這幾個武裝工人似乎看出連長是在躊躇着了。其中一個突然的發問了：

『不好打麼？』

『是——』這是連長不介意的回答。跟着另一個工人插嘴指着北邊遠處一幢西式的洋房說：

『哪！那洋房子吧，礮兵連長；就是我們那個胖麻子的房子！』

『是的，那房子！』另一個工人又在喊了。

『打十礮，起碼！』

『一百礮呀！』

『雖然他們都跑了，也要把他的房子打壞啊！』

『哦！痛快呀！』

使我們這些弟兄也跟着他們笑了。

『哼！糊塗話！』——雖然是這末斥責他們一句，但總不免要驚訝着他們所說這些『糊塗話。』於是這幾個武裝工人好像掃了與似的沒趣地依然站在我們這礮兵陣地裏。

『哼！鐵甲車吧！』連長沒可奈何的說了。

而射擊的目標，終於是向北站靠近月臺那幾列敵人的鐵甲車打去；可是連接地響了十多發礮彈，前線不僅沒有什麼變化，也沒有多大的反映，祇有轟然的聲浪漾動了這滬上的北區罷了。

我很留神的注視這幾個武裝工人的槍械，因為他們這些槍械已是很古舊的，而且像經久不會用過的了。這一來，便使我開始懷疑了他們究竟那裏來的這些舊武器？我悄悄的向剛纔教連長向那房子打擊的那個工人問道：

「唔……你……你這根槍是我們指揮部軍械處發給你們的嗎？」

可是他竟倨傲的回答說：

「不是的，是我們自己動手掠來的！」

「什麼人，北佬？」

「北佬的和警察。」

「怎樣掠法？」我暗暗驚訝着他們的舉動說。

「三個敵一個！」

「……？」

正在要響第十六發礮聲的時候，從前線奔來一個步隊團部裏的傳令兵，他報告連長說，是團長命令我們停止射擊了。前線飛來的流彈落在這礮兵陣地的逐漸少了，

不多時便圍攏了許多老百姓；他們好奇的觀看着那尊迫擊砲。有幾個類似工人妻子的中年的婦人，和着她們的孩子送上幾桶開水來，對我們說：

『你們苦了，多喝一點吧，喝完了可以再燒！』

那幾個武裝工人依然逗留著我們這陣地裏，從此我們這些弟兄可得著一個與他們攀談的機會；而且他們也很親熱的與我們聊下一塊兒東譚西說地談論這次戰事的前後。他們說：從前像他們那樣的工人不僅沒有打仗的勇氣，反而常常擔心着自己作工的廠裏會發生；因為他們以為一種變故，是會再加害於他們的，可是現在他們深深的明白了：這個據我所知道的：他們很恨那種像班長一樣的惡老虎，他們也恨像十八摸那樣的小鬼；他們撞着了那些倨傲的老板，正像我們所撞着了那些官長一樣的意思；他們的生活與我們的並不兩樣；也有些是挨着鞭子，咆哮，和打罵；祇是我們是流動的，而他們是永遠呆板地處在那煤煙燻炙的工廠裏。我們大半是流盡了一泡股

紅的鮮血死了，他們卻大半是臉黃肌瘦的患了瘡傷症死的！

我詫異地對他們發問：『怎的？……你們是沒有當過兵的啦，你們懂得打仗了？』

『啊！阿弟，你要曉得我們難過活！』

『是的，你們不好的！』我說。

『但是，我看你們當兵的也不舒服的！』

這是一個像很能了解我們的工人坦白的說了這末一句，可是我們有些弟兄卻不高興起來。因為這些弟兄儘管得意地向那些好奇的工人去撒謊；傲說着自己的本領，誇張着自己在作戰的生活；經過那些高嶺是如何的峻峭，傷亡的士兵是有多少，他們自己繳過敵人多少的槍械，和親自俘虜過多少的敵人……但是自己的官長是怎樣鞭撻他們的，便好像忘掉了似的卻一點也不說及。誠然的，一般士兵的意識都是這樣：自己吃着難訴的苦，仍不肯把這些苦痛向那陌生的老百姓去訴說，卻認為受了官

的打罵，是個人的一種莫大的奇恥。

天色是黝黑了。從這北區的鳥瞰可看見走着一批批穿着藍衣的武裝工人，等到把圍困於北站的敵人全然繳了械的時候，不論士兵和工人都向北站那兒走去。此地的工人和北軍僅僅巷戰了兩三天，但靠近鐵路旁邊的屋宇已密佈着無數的槍孔，靠近北站月臺那兒那幾幢房子，已遭了我們礮彈落在牠的屋頂，炸破了幾個大洞。我們在這樣網狀般的鐵道走來走去，看見到處現出戰後的殘跡，在地上偶見有可檢的東西，便拾起來藏在袋裏。

到了我們這些礮兵在這鐵道上那幾列車廂裏宿營了，那幾個武裝工人仍舊跟着我們爬上車廂裏來，與我們這些弟兄躺在一團，興高彩烈的談笑。有的弟兄一齊同奏着似的，以口笛吹着那『農工兵，起來向前進……』的調子。

這幾個工人很留心的靜聽着，但他們又像表演般握住拳頭，手舞足蹈的高喊着

『歡迎革命軍！』

十四

記得幾天前，我們附屬於牠那師的步隊，偶然不動聲色地全部被調往南京去了，甚至一部分的步隊也沒有留守在這滬北充滿着煤煙底工廠區域。我們知道這師的士兵，也像官長所罵我們是像老兵似的而不容易帶的弟兄，但在他們到上海後，那些工人對他們似乎有一種特殊的好感。然而他們這樣迅速的調動了，據官長說是開往南京下關準備渡長江衝過浦口去，但官長是這樣說了，我們祇有信任。

在四月十二日那天的黎明，蓋着張黑灰色的軍毯，彷彿正恰合這春天的時令；加之我們又是駐紮在長江之南黃浦江口西岸的要塞礮臺裏，這臨近海濱的地方，也不致像往日早上將要起牀的時候冷得那樣戰抖了。可是這天黎明，滾滾的濤聲還很清

晰的傳入我們的耳裏，突然的，在溫暖的酣睡中那迅速的緊急集合號驀然的響了。我們大家都吃了一驚，忙跳起來。但過了半個鐘頭以後，我們祇把一尊迫擊礮搬上礮臺，一輪火車上了。除掉了我們這兩排的士兵，要塞礮臺裏還留着幾尊笨重的山礮，和留守着一排士兵在這礮臺的一帶，佈了嚴密的警備。

「難道又退卻了？」

當火車離開了礮臺的時候，漢東是這樣地對我問。

「不對的，因為留着一排在營裏，決不是掩護我們退卻的隊伍！」

車裏搖搖的震動着，擠在車廂裏的弟兄們，都陰鬱地疑惑這樣的調動。我大膽向

機關槍問道：

「我們要開到那裏去？我的毯子還留在營裏！」

「要到上海去！」

「祇開到上海去？」漢東插嘴問了。

「因為怕有槍的工人要繳我們的械了！」

「怪啊，那可惡的工人，也想當官了？」

是一個弟兄無意識的問，跟着，漢東大聲的叫了起來：

「哎喲！這種傢伙又多兇啊！」

車輪軋軋的循着軌道到這充滿恐怖與嚴重警戒的閘北區了。馬路旁邊很稠密的散佈着不少戰罷的軍隊，一批批像警察的巡查隊似的，在那些貧民窟裏搜索地鑽來鑽去；有時抓住了幾個臉上顯着憤恨的無賴，拖到他們的司令部來。附近的工廠裏好像在我們克服上海那天一樣的悄靜着，可是那天狂烈歡呼的羣衆已不可復見了，反而瞧見一兩個低住頭怯然走過馬路，帶着一種陰鬱與驚慌臉色的工人。

我們大家呆立在車站的月臺上，悵然的纏着一副苦臉；有時昂起頭向那些工廠

探望，垂下頭兒時又是無聊地吐了口氣。那時，我們的心境不但是感到掃興的失望，同時又感到我們又要寂寞的消沉了。

大家依然呆等在這月臺上，也沒有半點可幹的任務；因為那些武裝工人幾乎完全被繳械了，祇有少數漏網的，還派了許多軍隊在這北區那些骯髒的小巷弄堂裏搜索。

是一個步兵的連長和我們的連長說：

「喂，這位同志，」敬了一個禮，「大概你們礮兵沒有別的任务了吧，可替我們看看管管那班繳了槍的工人？」

「可以的，怎麼不可以？」

連長答應他了，便派我們一共十幾個士兵跟着那連長去看守被繳了械的工人。半晌，我們呆笨地跟着那個連長到了他們的營裏去；祇有漢東還笑着露出愉快的表

情在路上爭着要跑上隊前，但在這時候我已無心去想到這些了，因為我的腦袋裏已感到十分的沉悶。

我們終於跟着那連長走進他們的營裏：在他那營裏的塔中的地下躺滿着二十多個穿了短衣的工人，他們瞧見我們跨進去了，祇懶懶向我們一瞥；可是我們卻不敢瞪住眼睛明顯的向他們直視，因為這使我們越發覺得要難為情。可是漢東還是一樣地愉快着，一忽兒，他瞧見那連長再跨出了門外了，便對那兩個躺近門角的工人說：

「喂，小流氓，要喝冷水嗎？」

這兩個工人朝他望了望，領會了他給他們的一個鬼祟的眼色，便立刻掙扎爬起來，用手按住腹部說：

「是咯，渴極了！」

漢東唐突地把這兩個工人領到大門外，鎮靜的對站崗的衛兵說：

『是押往司令部去的，這兩個壞傢伙！』
可是這獸頭獸腦的衛兵不加檢查的便放行了，於是我們詫異着他們走出馬路去。

但是化不上多少辰光，那步兵的連長突然喘着氣奔回來，揮着他的右手大聲向我們咆哮：

『都替我們滾吧，你們這些飯桶的礮兵！』

這使我們大家都突然了，接着又聽見他在咆哮：

『哼！要你們來看俘虜，誰知你們弄跑了！』

狼藉地被他驅逐我們再回到月臺來，那時就聽留在月臺的弟兄竊竊的議論着漢東被機關槍押往×師司令部的緣因，和最末說一句：

『他永遠沒有生命再活着回來的了！』

官長催促着我們重新將那尊礮再搬上車去，等到機關槍從那×師司令部奔回月臺時，我們已談別這充滿嚴重警戒的閘北區了。

我在車廂裏睜着一雙陰險的眼睛，緊緊咬住下脣；機關槍挺着胸咆哮地對我說：『你這小鬼，也至少抽一百鞭！』

這樣就給我的心臟祇像皮球一樣彈躍着，一刻刻的焦灼着那天的辰光快要消逝，但到了夜色籠罩了這海岸的時分，我那撩亂的心緒裏越是不允許我寧靜些加以思索和考慮，心裏祇是預想着我那未來的渾身現着模糊的鮮血的模型。我已經知道這晚的口令是『備戰』，是從連長的勤務兵那裏探來的。這個下午，連長和機關槍在這營中的踪跡，我幾乎每分每秒鐘內都注意到，祇又焦等待着夜色的來臨。

在我底模糊的記憶裏，那天晚上從那營裏奔出來的時候，正是在未晚晚點名號之前，我持了自己那根已裝上了子彈的馬槍，伏在靠近大門的一個黑暗牆角之下，那

時恰好機關槍挺了胸走出這衛兵所站的地方，照例地做着值星官們每晚慣常跑出發外巡察一遍；折回去以後，我底血管是不能平服的膨脹着，腦袋已經失掉了一切的自主力；祇有一股迫切的勇氣，立刻像流彈般迅速奔向營外去。

已在遠隔滬北偏僻靜無人的野外隱沒了三個整晝夜了。我並不是不敢走近有軍隊駐紮的市內，因為我除去左襟一方灰白色的舊符號，倘若撞着了別的軍隊瞧見我沒有符號的，那末他們就會當我是一個尋常的逃兵抓了；不過那方符號的名字是一個逃兵。可是像野人般在這野外活了三天，不曾有過半點可吃的東西在我的口裏咀嚼過，我也覺得自己消瘦得像什麼陸軍醫院裏的病兵一樣了。

這是第四天的上午，我爲了不能不生活，冒險地走入這駐紮着軍隊的閘北來。但心裏總希望不在此地工廠裏，或者任何雇用人的地方，尋得一個歸宿與吃飯的所在。

可是足足遍尋了大半天，卻依然絕望地在工廠的門外，和附近貧民窟裏的小巷徘徊着。並且我在此地閒躑躅的時候，那些遠見我向他們走近的工人，立地便躲向人家的屋裏，或分頭向別的路角迴避了。這一來，我不但沒有一個可尋工作的地方，同時沒有一個可以求戀的老百姓。

可是啊，我這天的傍晚終於又是一個有官長約束着的士兵了！因為尋找像老百姓一樣的生活已經是絕望了，在下午走近北站的時候，望見我們往日的礮兵一批批像流配犯般囚在火車廂中蠕蠕離開了月臺，開調到別的地方去了。同時這時候，這北區又調來了一師新近投降革命軍的軍隊，——因之，我又做了一個再入伍的士兵，爲的是我不能不生活。

然而士兵生活終於是士兵生活，當兵的人任憑他逃到那一個軍隊裏去，生活都

不會兩樣的，因為不論那一個軍隊，士兵都要處在官長們鞭刑咆哮淫威之下去過活。所以，我們所陷在的這樣慘酷的刑場般的生活，所以以換取兩頓的是我們的『血』和『死亡！』

一九三〇年八月四日脫稿於上海。

No. 0354

<p>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p>	<p>分店 南京 北平 廣州 漢口 福州 廈門 杭州 香港 洛陽 開封 九江 重慶 鄭州 成都 汕頭 雲南</p>	<p>總發行所 現代書局 上海四馬路</p>	<p>出版者 現代書局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發行者 洪雪帆 著作者 黑炎</p>	<p>戰線 實價五角五分</p>
----------------------	---	--------------------------------	---	----------------------

